



新刊京本編像二十四帝通俗演義西漢志傳卷之五

翠峯堂余文台梓行

反間計范增憤死

却說范增聞之急奏霸王曰韓信虜魏豹斬夏悅破趙取燕所向無敵而漢王坐守荊陽以收全功陛下若不急為進兵恐枝蔓愈盛益難除矣王唯奏傳旨點兵十萬起赴荊陽漢王聞急召良平計曰項王骨鯁之臣惟亞父鐘離昧尤且周殷等數人大王可以萬金行反間以疑其心則蚤計雖善而項王亦不聽也且今之來項王本無是心皆范增等之言耳

帝疑陳使無此數人項王豈能用其勇哉况項王為人意思信然若或聞此必自平盜嫂誅戮漢因卒兵而下楚必破矣王乃與黃公

此與黃反間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土為王款款

金萬斤 果疑昧等遂不與議事及至荊陽

不問出 空虛不敢出戰令軍急備火砲四門攻擊衆將依命忽見城上石如雨下

火砲攻城



范增識  
破漢計  
李羽之  
不所何

不能得近又攻七日不下霸王急燥城下張敖  
等欲曰  
和而陳  
使至楚營見  
秦結為兄弟後封襄中因  
險思欲東歸本  
無高王之志今幸得關中此心已足願割荊陽  
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收回蕭信之兵各守封疆  
之士休養士馬共保富貴惟陛下察之王聞即  
款從之乃召范增等計曰增曰不可此因攻城  
急迫暫求講和失非本心陛下只可多設火砲  
增添人馬攻之城破之後至石俱焚雖有韓信  
重在終難成事不可所隨何巧說而失此機會  
也王允豫不决復召范增曰且暫回待朕

這等糧  
樣怎令  
使者不  
疑

區區何曰陛下當自聖裁左右之言恐有私弊且目下韓信大兵將至又  
約會各路諸侯指日俱到內外夾攻陛下也兵日久恐師老糧乏那時欲  
退反致諸侯非嘆再欲與漢講和決難依命陛下悔亦晚矣臣雖在漢舊  
尺楚臣今日之言吐露心腹陛下斧鉞在前豈敢欺誑惟陛下思之無被  
衆惑之也王大喜曰善哉是言也卿可先行朕即遣使講好何辭曰見漢  
王備說前事王即召平問曰楚使來見汝以何計施之平附耳密告王大  
喜曰此計若行范增休矣於是陳平安排圈套何候其至却說楚令虞子  
期為使人城聞漢王飲醉未起遂至館驛暫歇先差從人進探張良陳平  
接見即邀至一暖閣陳設錦繡細食美酒相待問曰亞父差公此來有何  
話說答曰我非亞父所差乃楚使也良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  
使也即著小卒邀出小館備粗食村醪待之其人遂回見子期備言詳細  
子期心甚疑之即整衣而入漢王方起且著隨何邀於密室少坐何曰愚  
看漢王梳洗出請相見子期以何未來遂開步至女寮遙揭看書表見內

推一老  
大國奉  
今泥增  
鮮脫不  
得此陳  
平之奇  
計也

有一封不寫姓名但云項王彭城失守提兵遠來人心不歸天下離叛大  
兵不過二十方勢漸孤弱大王切不可出降當急喚韓信回榮陽老臣與  
鐘離昧等為內應指日破楚必矣黃金不敢拜領破楚之後願裂土封於  
故國子孫綿延百世臣之願也名不敢具子期大驚暗思此必增之書也  
近有一人言亞父與漢有私謀尚不信全觀此可見真情遂將私書藏於  
袖中壁間已有人暗窺報知良平須臾隨何至邀子期與漢王相見王曰  
吾與項王初受懷王約先入關者王之朕今既得關中初心已遂不願與  
項王戰以傷民命故請講和願足下傳達霸王兩家通好子期曰我王已  
依尊命只欲與大王相見一面亦無別意王曰既有此議足下且回容吾  
再決子期遂辭回見霸王具告前事并所竊私書呈上王覽畢大怒曰老  
匹夫乃敢背朕當細加推問務得實情決不輕貸范增聞知大哭拜伏於  
地曰臣事陛下數年肝膽傾倒豈敢有私此漢行反間之計使我君臣不  
和陰相傷害陛下不可听也項王曰虞子期乃朕心腹之親已打听的矣

歷增  
之事有  
以乘進  
許多奇  
計无一  
所從其  
疑增也  
已非一  
日矣古  
去物先  
朽而后  
虫生之  
人先疑  
而後說  
入之陳  
平雖智

並有虛說之理增見霸王持疑不決知其終不足成大事乃大言曰天下  
事大定矣君王可自為之訖念增事陛下數年屢有勤勞願將功抵罪請  
得骸骨歸鄉陛下天地之恩也霸王亦思范增建功續事楚日久不忍加  
誅遂令人送增還鄉增嘆曰吾本尽心於楚而王乃疑以為私非我之屈  
乃楚之不幸也一路躡上 不樂行至彭城遂發背疽不起急差人往川牛  
山請師楊真人看疾差人具厚幣進見真人曰范增素好客謀奇計辭我  
下山時亦曾囑付當擇主而事今乃扶假滅真殘害百姓見机不早直待  
狼狽重病纏身而望我垂救此顧亦天理昭報非假人為也我若救尔是  
逆天也不納幣帛將差人叱逐下山差人回見范增上 聞說遂倒於地上  
氣絕而死時大漢四年夏四月日增亡年七十一歲後有詩曰

四萬熱金入楚營

君臣尤自議攻城

聞言未必能顛倒

天命歸劉計畫成

又曰

安能諫  
死疑之  
主哉當  
是時增  
年已七  
十夫不  
以此時  
云沈  
之分而  
欲依人  
以立功  
名不亦  
陋乎及  
至彭城  
疽發而  
死固宜

亞父彭城血淚流  
經年奇計成何濟

又曰

可憐王業屬火劫  
枉使捐軀付一丘

真假難分豈丈夫

尤成五色知天意

又曰

鴻門徒自設狂謀  
空憶深机却似愚

巢人七十謾多奇

誰合軍中稱亞父

脫樂陽紀信誑楚

為漢驅民了不知  
直須推讓外黃兒

時送從軍人見增憤死回報霸王甚傷悼差人赴彭城以禮厚葬之漢  
王聞增死大喜曰除吾心上一大患矣遂重賞陳平仍令董四門勿心小卒  
又報霸王攻城甚急主召群臣計議張良曰項王因范增憤死心上急躁  
豈肯罷休况彭城軍糧又到似有久困之意或有人獻計將荊河之水絕

東陽  
圍急  
使非  
信沛公  
幾不免  
虎口矣  
此亦陳  
平之奇  
計處

上流而下冲灌而來城必破矣如之奈何陳平曰臣有一計大王可脫重  
圍但恐無此忠臣為大王赴難者周勃等諸將皆曰先生何為發此言耶  
我等隨大王日夕雖鼎鑊在前白刃臨頸亦可惧哉平嘆曰非為此難也  
豈有深意非諸君所知也王曰計將安出平曰可用一人假粧大王穿王  
之衣乘王之車出東門降楚大王暗出西門逃走此為上策王允豫而答  
計須可而奈無是人諸將聞王之言皆奮然啓曰父有難子當代之君  
有難臣當代之臣等願代王死而出荊陽之難良曰諸君雖各有忠心而  
皆不似主上之容惟紀將軍與主上相似可以誑之信欣然答曰此信之  
至願也雖冒湯赴火亦不敢避良平大喜王曰不可朕大業未定臣下未  
沾勺水之恩今著紀將軍代難於心何忍損人利己非仁者之所為也信  
曰事已急矣臣若退避或城破之日玉石俱焚臣雖死亦無益於王矣今  
若代王之難王得出此重圍臣留美名如泰山今日輕性命如鴻毛耳王  
不可以臣為念也王尚允豫不決信拔劍而言曰王若不依臣言臣即自

紀信誑楚



勿而死以示無晉難也王即下階抱而哭曰將軍之心誠貫日月千載不也因問曰將軍父母存乎信曰母存王曰即邦之母也朕事之又問將軍有妻乎信曰有王曰即邦之妹也吾養之又曰將軍有子女乎信曰止有一子尚幼王曰即邦之子也吾抚育之三者皆邦所以為將軍終身成全之也將軍無憂為紀信叩頭曰臣死得其所矣遂更著王衣乘王左車將近黃昏時候先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左右報知霸王嘆曰刘邦酒色之徒貪恋婦女如此之多何足以成大事范增慮之過也楚軍士見漢出放女子各皆爭看夜晚之時揆肩擦背遂忘其軍伍行陣不相關防也漢王急回文武將士乘輕

紀信  
惜一死  
以脫君  
父之難  
可謂忠  
矣而漢  
竟不錄  
其功  
是亦恩  
騎出西門望成隼而去東門女子步行遲慢及及將一鼓矣於是紀信端坐車中黃屋上纛前呼後擁隱隱而出使左右言於楚曰食左漢王願歸降楚士皆呼萬歲項王曰刘邦既降即當下車投見尚端坐如木偶耶令左右以火灼之信曰吾非漢王乃漢天將軍紀信也我主困久今已出荊陽會韓元帥英布彭越眾諸侯徑趨彭城拘汝家小會兵廣武頭字楚天一戰以分玉石今漢王已出二百里外矣楚王大怒而後嘆曰刘邦逃之甚易紀信代之矣難此真忠臣也朕雖將士之多未有如是之急喚季布曰汝可說信降朕上矣愛其忠也布近軍謂之曰紀信代刘邦出圍可謂忠臣霸王憐愛不忍誅戮爾當感恩下車降服仍以重爵加封不可負王命也信聞大罵曰沐猴死知徒爾妄想大丈夫事主忠心不貳此頭雖斷而浩氣冲天金石不磨也生為漢臣死為漢鬼烈士之志豈汝言可惑耶霸王知其終不可劫遂命卒火焚之但聞烈焰中罵聲不絕有詩為

証  
前美  
五

紀信車焚烈燭間

英雄自古誰先死

漢王脫難得生还

留得高名重泰山

霸王焚死紀信殺散漢兵急左季布危且領精兵一万追趕漢王二將領  
命連袂二日不上軍士疲乏遂傳令暫屯却村前有人報漢王已入成皐  
英布彭越兩路救兵將至將軍不可進追二將聞言即調轉人馬回見霸  
王具告前事王曰既然如是不若且取榮陽然後回彭城再整精兵破成  
皐擒劉邦言訖分軍四門圍擊限五日要破諸將得令尽力衝打火砲火  
箭疾若流星城內周苛權公晝夜巡視嚴督軍士各加謹守箭架壘牌週  
圍遮架魏豹因漢王罷職閉居榮陽見霸王攻城五日不下與周苛等議  
曰漢王奔走成皐以榮陽為廢地矣二公堅守不降徒自取苦又无益於  
國家倘或一破二公能與霸王為敵乎二將大怒曰漢主臨行以此付  
吾二人者蓋為知足能堅守也今未數日而即降之豈不負君所望此項  
可斷志不可移汝乃反復小人敢非妄說以惑軍士若留終為後患言訖

公知其名  
故曰權

後劍梟首以示三軍霸王聞知愈怒急召項伯計曰攻城之法惟患  
軍士不肯用力耳若一人捨死率火燒毀城樓衆士一擁而上城必破矣  
若廷延日久漢王會諸侯而來榮陽終非楚有也王曰然遂催三軍設雲  
梯而上城上箭如雨上楚軍怯怕欲退王大怒命諸將各持利刃一擁殺  
上漢兵攔阻不在周苛權公率力望下齊砍被危且奮牌架住一躍而近  
將權公捉住周苛下城急点人馬與楚交戰忽見東門火起樓角燒崩季  
布一齊殺進苛敵不住奔西門出走危且匹馬隨後追趕而去霸王進城  
衆軍士押權公至見王曰量汝一匹夫有何武勇乃敢抗拒天兵今被擒  
來若肯委心歸降即封汝為榮陽太守心下若何公曰城破被擒勢窮力  
竭有死而已豈願降請王早賜誅 以全臣節王見權公忠義慷慨心  
甚憐之又令季布說之亦不肯服遂令左右推出斬之權公從容就死神  
色不異衆軍士莫不嗟嘆有詩為証

孤城獨守力難支

彼屬忠心更不移

楚將紛上及降漢

不知那箇是男兒

却說尤且追趕周苛至一大林見其勒馬待戰且大呼曰尔主逃難不知所往孤城已破妻子被擒今尚抗拒不早歸降失痴愚之無比苛曰為臣死孝城雖破失則志亦難移豈肯屈義而事小輩哉言訖提刀直取兩馬相交戰二十合周苛勢敗望大林中逃走忽被樹枝掛住戰袍不能脫身尤且急趕將近叫曰早下歸降免汝一死苛尤以刀砍斷樹枝急欲奔走山即分兵圍住大林將周苛擒下鄉回楚營見霸王王曰攬公已朕矣汝若歸附仍以万户封侯苛曰攬公紀信與臣皆漢廷人物豈肯屈從暴楚而苟延性命耶王大怒令左右設油鑊烹之有詩為証

逐城立馬榮陽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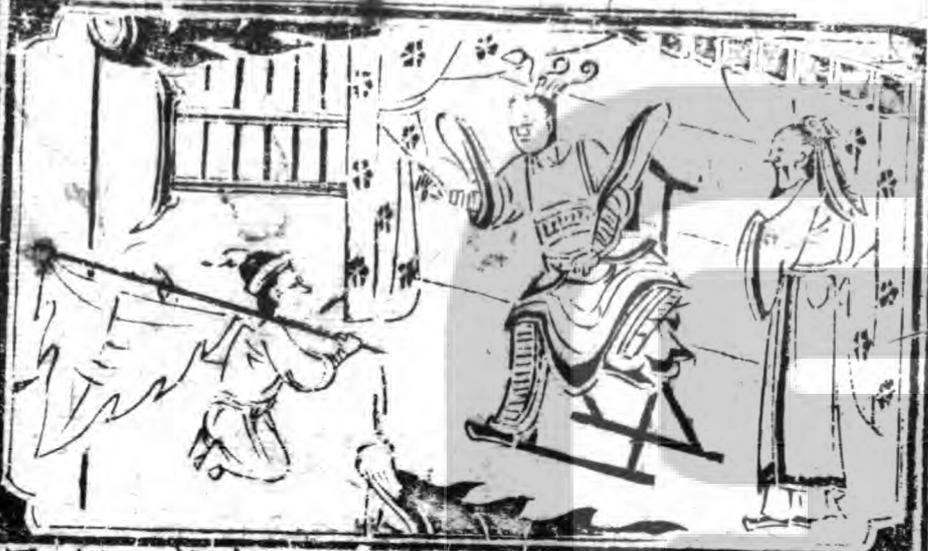
力歆平吞十萬兵

茂視侯封如散徒

攬公紀信共高名

崇王馳趙棄軍符

走日楚兵進城王即傳令歆及將榮陽百姓著之項伯止之曰不可陛下



崇王兵屯成臯

所與爭鋒者漢也百姓皆陛下赤子初無罪焉若及屠之不亦傷天下之心乎陛下當抗極以安其心暫住數日仍取成臯以紀刻刑歸路使無所往則必降矣刻和降而遣兵救齊使為羽翼則楚不孤立而大事可定王從言令整人馬以待征進却說漢王也兵成臯聞榮陽被楚兵攻破二將死節急召張良陳平等計謀良曰項王既得榮陽必乘勢來取成 陛下可差人往彭城搥為之勢使其聞之決回救應此謂擊彭城而解成臯也王曰然即差王陵領精兵五千往攻彭城而去王 傳旨令將韓信所置戰車週圍排設以待楚戰次日霸王果統兵至見四門密排戰車嚴整隊伍知漢有備不敢近攻遂

一時而  
三報急  
項王雖  
勇心亦  
驚怕

離城十里金鼓大作搖旗吶喊若有攻擊之勢漢兵亦止住不動兩廷相  
距數日俱未交戰忽人報王陵領兵攻擊彭城甚急未刻又人飛報彭越  
斷楚糧道取外黃一十七縣言朱已又報英布大兵已過南溪口離成皐  
不遠一時三處飛報霸王大驚急召項伯等議曰成皐既不可處下彭城  
又恐有失英布兵到使朕首尾不能相救如之奈何伯曰不若今晚徐上  
退兵誅彭越於外黃抵英布於南溪拒王陵以守彭城此救急一時之計  
也惟陛下熟思之王從言即自解退留下大將曹咎埋伏成皐之西待成  
皐會合韓信仍取蒙西操練人馬整率伐楚必獲全勝王曰善良又曰漢  
兵如出不可徑行恐楚有埋伏待我兵行而後襲擊及中其計不可不預  
備也漢王遂遣周勃柴武領兵五千先阻西路然後大兵陸續進發曹咎  
聞知正欲調兵追襲忽報其有兵阻顧接人馬不動一晝夜漢兵先攻勃  
等亦起兵行曹咎遂入成皐安撫百姓令卒堅守四門却說漢王奔至趙

此論甚  
是

也離城五十里下寨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見韓信張耳睡向未起即其  
耶奪其帥印信耳方起身忽見漢王來大驚惶忙俯地曰臣該万死  
不知大王入營有失遠迎王嘆曰輕騎數人遠營馳走古入中軍將軍尚  
未睡起印已取過左右亦無人報知倘刺客詐稱漢使因而入營取將軍  
之首如探囊取物耳將軍坐鎮一國敵入新降疎漏如此豈足以爭橫天  
下乎信耳羞漸滿面無可答王遂持二人之印入自營中召諸將曰韓  
信張耳兵無節制朕入奪印尚尤不知倘敵人乘間而入何以禦之似不  
可復用諸將無如信之能者今日特一事之失耳豈可因小而棄大哉昔  
侯有將苟交會賊於民而食人二雞子衛侯遂棄不用子思曰夫聖人  
官人猶用木取其所以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  
也今君處戰國之世進瓜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千城之將此不可謂於隣  
國也衛侯從子思之言遂用苟交今韓信雖有此失而豈可沒其平日之  
善哉王遂召信耳進見王曰朕於蒙陽成皐二處受困尔不遣兵救者何

也信曰燕齊交詐不常兵一轉動恐復作亂遠聞荊陽被困未見真矣故不敢起王曰趙旣破矣而齊又不下者何也信曰兵久用則疲將久守則懈臣以數萬之衆累戰取勝往來齊魏之間行數千里若不休息遽爾馳陣倘敵人以逸待勞我兵决敗臣故暫屯於此少假寬貸所以三軍怠緩臣止議起兵不意大王駕幸王可屯兵於修武復取成羣待臣伐齊取入國之後即與大王會兵伐楚以定天下也漢王大喜即封信為相因仍掌元帥印耳為趙王備守趙地遂屯兵於修武一日酈生謂王曰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之矣聞其所藏軍需甚多若拔荊陽而不堅守敖倉乃引兵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復取荊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羣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制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之所歸矣王因顧張良曰此議如何良曰此乃確論也漢王遂從起兵而去却說王陵兵圍彭城十數日差人探听前路消息聞霸王已離成羣遂退兵從北路投回荊陽霸王入城安撫宮眷進宴群臣

即王勸漢王取荊陽據敖倉誠知大計

忽人來報彭越下梁十七城屯兵外黃魯鄆居民郡縣望風歸降地方因而作亂王曰前日朕屯兵荊陽被越絕朕糧道今又侵擾梁地者惟恨外黃守令不能據守城池遽爾降越前蒙陽紀信樵公周苛抗義守節寧死不屈何朕躬所養諸吏無一人為朕守節者朕若復取外黃决尽將一城一城向之人屠之以雪此恨項伯諫曰陛下久征於外有勞至休不若且遣九將軍統兵代上料彭越一勇之夫不足以成大事王曰不然英布助漢韓信下齊甚急彭越大擾梁地尤為切近見今日廣嬰次求救朕欲差九且救齊以安唇齒彭越非朕不足以滅言訖遂點三軍起行而去却說彭越聞霸王親統大兵從東路殺奔而來急召栾布等計議布曰霸王親來其勢莫敵不若北走穀城復取昌邑待楚回兵而還奪梁地此為上策如力孤恐不能勝專屬意於漢合兵距楚此為中策若待其武勇與楚交戰而决雌雄倘一敗而入孤城恐不能固守為楚所破此為下策越曰據尔所說不若北走穀城為上仍令副將周同外黃令仇明守城虛立旗幟四門紫

攻一城即欲屠其殘暴者是所由殆乎沛公異矣豈得

自是奇品

閉使項王不知吾遠遁而我得以尽力取昌邑以為根本布曰將軍所見甚高尤當乘楚未至速出為利仇明曰將軍遠去得以自便倘孤城失守外黃之民決遭屠戮側廷立一小童挺身出曰此無憂也倘或城破吾往說之管項王倒戈息戰而全城免被害也越大驚曰此子是何人也明曰此吾長子仇叔也年十三歲母生時夢太庚入胎五歲能詩七歲能文寸目成誦人呼為奇童愚每有賓客滿坐遍能酌酒或詩或文隨口成章平日極有膽氣觀今要見霸王足知其奔壯矣越謂童子曰汝見霸王有何言也童子附耳所說越大喜曰尔雖年小足能救一城百姓將來福德不可限量矣至晚整點三軍出北門徑趨穀城隨到開降復取昌邑旁縣二十餘城共得粟十餘万斛陸續差人押解榮陽成集接濟 漢王得以從容聚兵軍需不至缺乏彭越離外黃十餘日項王方 城上旗幟嚴整四門緊閉無一人答話王遂著三軍安營連經 日不見動靜項伯曰此必彭越不在城內但虛設旗鼓揚為聲勢可急攻擊者其若何王曰然

自是能言

豫傳旨而進金鼓震天城內百姓恐遭其害一齊哀告仇明上即祖襲討議四門各插降旗兩廷俱設香案大開城門令百姓高聲曰我外黃原屬楚管豈敢抗拒天兵百請車駕進抚愚民王聞與項伯等議曰此城圍困數日方纔開降朕欲將成壯丁者遂於城東及阮殺之以雪此恨百姓聞之大放聲号哭有舍人仇叔急止之曰你百姓不必號哭恐驚動項王反致其怒待我親往說之遂詣楚營令人報入王召進見其眉清目秀從容而來問曰小兒年未出幼乃敢不惧軍威而遽見乎童子曰臣為陛下之赤子陛下乃臣之父母以赤子而見父母亦上之懷尤恐不及何軍威之足畏乎王大喜曰汝不畏軍威而來見朕下說詞乎童子曰臣欲陛下德比成湯功同堯舜開天地之心垂好生之德四海一家万拜稱慶豈敢以陛下前揮唇鼓舌而為說客耶王曰汝既不下說詞即今大兵札營欲將吐丁阮殺於城東汝有何說童子曰臣聞愛天下者天下人愛之惡天下者天下人惡之利天下者天下人利之害天下者天下人害之愛惡利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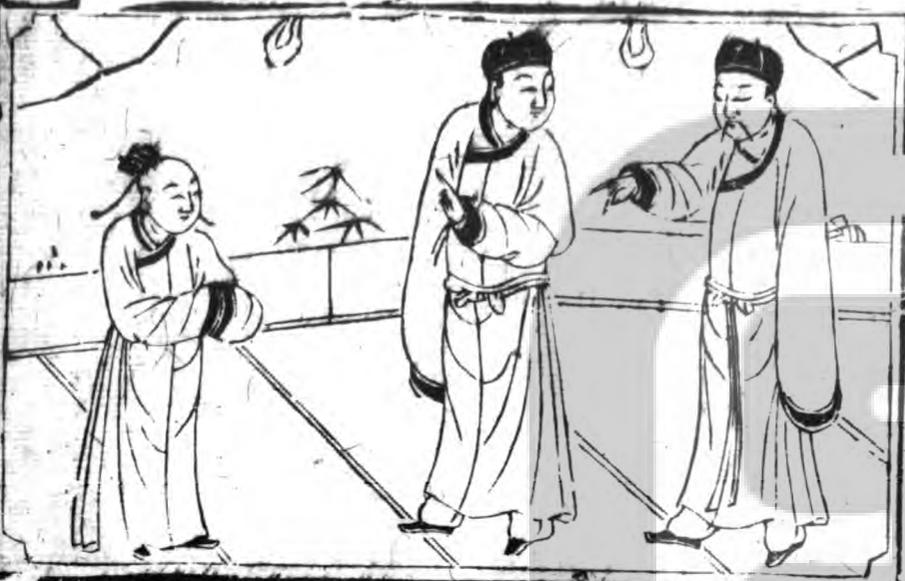
小兒說楚王



年幼而  
話老成  
項王雖  
暴亦當  
俯首以  
听

皆起於上之人而下固隨之也昔彭越甲兵一  
至強劫百姓百姓忌其誅戮不得已而歸降終  
日翹首拭目專望陛下兵至以解倒懸尤赤子  
之望父母也今聞陛下欲及將一城壯丁阮之  
前日百姓畏越而歸降今日有姓望陛下而解  
救陛下又復欲阮之則百姓將何所歸乎陛下  
下不愛此百姓矣不獨外黃百姓不蒙陛下之  
愛從此大梁以東尚有許多郡縣聞陛下此事  
則皆閉城緊守或及數逃走天下由此不愛陛  
下矣如此則誰與陛下守天下乎王聞觸然感  
動即傳旨軍中不許侵擾百姓及赦其罪周蒞  
仇明等伏罪朝見王及赦之城中百姓歡聲滿  
道深感舍人之德由是彭越所下一十七城獲

百姓歡呼滿道



為楚有

八千子弟勢紛已

孤城幾盡赴央焚

當時若無童子計

外黃生齒今何存

又詩

童子矯已最奇哉

從容直向楚營來

豪膽怎怕軍威重

疑言却止生靈哀

外黃至今延俎豆

疑是為君崇祀開

却說項羽既復果地正與諸將議事忽有

漢王拜彭越為魏相



人報曰南有英布引兵十萬至此助漢信下  
齊甚急田廣差人求救楚王聞報即令將  
官點起兵馬救齊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劫五  
諸侯兵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  
漢漢王拜越為魏相國令點兵十萬定梁地  
於是梁地盡為漢有不題却說項王與英布  
交戰楚王罵曰黑臉賊如何敢背楚歸漢布  
曰大王悖逆不義使布弑義帝懷王天下  
之人皆歸罪於布今布棄暗援明為漢立  
功欲除暴楚以雪前耻楚王大怒曰匹夫  
怎敢毀我直取英布二馬相交二十餘合  
英布敗走不題且看後事如何  
漢王遣酈食其說下齊

先是楚王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之食斷食其曰陛下誠能立六國後其  
君臣百姓必皆載德慕義願為臣妾大王南鄉稱伯楚必歛衽而朝  
王曰善趨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及發行張良來謁王方  
食具以告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遂發八難曰昔湯武伐  
桀紂封其后裔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武王入  
殷表商容問釋箕子囚封比十墓今陛下能乎發鉅橋之粟散鹿臺  
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殷事已畢偃車為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  
今陛下能乎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息牛桃林之野示天  
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天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  
望尺寸之地今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雪其王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  
楚惟無彊言楚之強六國復抗而從之若六國立必復之大王焉得而臣  
之乎安得六臣試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歎食其曰嗚呼豈傷幾敗  
乃公事乃公事自言也

其幼小  
無覺識  
也

漢王遣酈生說齊

盛稱漢  
之功德  
以行勅  
其心自  
其說士



兵破燕降趙惟齊未下臣請得明旨說者王使為東藩王曰善乃使酈生之却說酈生到齊投見齊王王怒曰豎儒憑三寸舌欲為漢作說客乎吾以擅齊之強帶甲百萬與楚兵連合一鼓而擒之何難之有寧能作漢藩耶酈生曰漢王先入咸陽收天下兵以責義帝之處確初義帝於江中不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天下賢才樂為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有殺義帝之力負記人之罪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矣今又已破燕降趙檢魏據敖倉塞成皋守白馬距蜚狐吾恐天下後服者先死矣然人事不待論觀之天意

酈生說齊王



不在楚也大王急早歸附倒戈卸甲開城納款全一城之生靈為万世之長策臣之此來矣為齊不為漢也大王熟思之王問起身謝曰先生此來矣為寡人適間語言冒瀆幸望恕罪請問如何歸降酈生曰大王先差人責送降表臣且在此候漢王親來與大王請見田橫在側曰韓信也兵趙城恐其先至大王何以禦之酈生曰謀此來非私乃奉漢王明詔韓信豈敢抗違大王既疑吾即差人與齊一使約會韓信退兵庶可准信士曰然遂令一使同往而去却說韓信一日正議事間忽報酈大夫使至信令召入二使即進且告所事信曰既大夫下齊吾即旋師伐楚令使回報酈生等接知言與齊王二人大

喜遂終日高歌飲酒不理國事韓信與張耳謀回成臯會漢王合兵伐楚  
 忽蒯文通高叫不可若所聽生之言悞却元帥大事我有一計使齊七十  
 城唾手而得其功及屬於元帥矣信曰你何所見通曰公帶甲數萬將一  
 歲餘矣止下趙地五十餘城今蒯生乃一儒士掉三寸之舌憑一席之言  
 下齊七十餘城以將軍之威德及一堅儒之不如旋師入成臯何面目以  
 見漢王耶以臣愚見乘齊未備整率三軍直驅而進干戈一指齊必瓦解  
 信曰蒯生奉王命而行我再復奉 恐拂上意且或不利於蒯生也通

蒯通利  
口乱莽  
可怒可

曰漢王初命將軍取齊其意已定今又遣蒯生說齊此必蒯生奪將軍之  
 功而以言語鼓動漢王初非王之本意也將軍今若旋師諸將皆咲將軍  
 為無能使後漢王亦輕將軍而重儒士也縱使破楚亦無光矣將軍孰思  
 之張耳曰文通之言深為有理將軍專閫外之權何王命之足拘乎信從  
 即點人馬離趙北行過黃河由大略進發各州郡縣望風迺避將近齊境  
 有人報入臨菑齊王聞知大驚急召田橫等計議橫曰韓信大兵三十萬

韓信過  
所蒯通  
而不為  
蒯生之  
地雖勝  
齊亦為  
不武

驅而來其勢甚盛若出戰必為彼所破不若深溝高壘相距堅守差人  
 求救於楚待其兵到則出師夾攻信可破也王曰蒯生何以處之橫曰且  
 待漢兵臨城者其與信通明解倘可回兵亦不失初意若信不退斬亦未遲  
 言未訖人報信兵離城二十里下寨排陣決戰齊王急召蒯生曰先生前  
 日差人令韓信回兵今何又復取齊及覆不定顯見通同相謀智賺寡人  
 使我無備而取之也蒯生曰臣來非私乃奉漢王明詔今韓信肯約復起  
 兵來非惟賣臣矣欺漢也齊王曰先生既著我歸漢今信大兵又臨城下  
 先生須與面講庶決此疑生遂登城斗曰韓元帥何負人之甚雖不以我  
 為重而以王命差遣豈不足為重耶幸元帥垂憐救吾殘命信聞流涕不  
 語蒯徹曰王命先遣將軍伐齊而無止將軍之詔將軍伐齊奉王初命也  
 若既遣將軍而又復差蒯生其失在漢王不在將軍也將軍何惑焉信曰  
 若齊殺蒯生是殺之也吾心實不忍焉徹曰一人之命可捨乎定一國之  
 功難再遇也輕重大小之分昭然可見又何嘔上為鬼女子之態耶信曰

如子之言卿生之請不可听也遂催兵進擊齊王大怒曰堅儒既不能取信於人乃敢私窩過齊欺侮寡人急喚左右設油鑊拿下卿生撞入烹之

后胡曾有詩曰

略入高陽感卿生

逢時長揖便論兵

最憐伏試東遊日

徒下齊王七十城

又曰

楚漢爭鋒血刃汚

高才杖策款洪厝

誰知鼎鑊遭烹日

何似高陽作酒徒

又曰

楚漢紛<sup>七</sup>百戰餘

卿生遊說入齊墟

連城七十須臾下

却恨韓侯復及初

韓信聞烹卿生大怒親催三軍攻城甚急齊王驚惶召田橫計議橫曰不可坐而待虜莫若今夜開城決一死戰勝負未可知也齊王從其言隨點

人馬近晚大開東門殺出城去正遇曹參人馬田橫挺鎗大罵曰你瞎夫偶得一志便敢欺人急出與吾決一死戰曹參大怒奔刃直取兩馬相交戰二十合未分勝負信催大勢人馬一齊冲殺橫抵不住急保齊王擠苑殺出而走夜黑之際信令不必追趕恐有伏兵遂鳴金收軍推殺入城安撫百姓休養士馬再議追趕却說齊王領敗人馬走至高密安下德差三起人飛報彭城催討救兵一日霸王正與衆臣議論忽接齊報至夫驚急召尤且周蘭曰你可領兵三萬往臨菑高密等處破漢救齊星夜兼行早奏凱歌且曰陛下放心臣此去決斬韓信獻於御帳王大喜即將所著狐裘賜与尤且又斟御酒三杯二將即別領兵前行未知如何

張良躡足拜齊王

却說韓信正將攻城之時忽聞龍且兵至暫退兵五里召柴武分付之曰尤且乃楚之名將仗武勇而來可以智取不可以力敵也汝先領兵三千具布囊萬餘於濰河之上滿盛沙土擁塞其流河下中間懸一灯穗為號

軍得勝則凱歌而還

龍其不  
度勢不  
言輕敵  
敗道也

上寫吊灯毯斬尤且其人性剛之必然發怒砍倒追趕若灯毯一落即擁水淹死其兵再令曹叅夏侯嬰於北岸埋伏截其去路則尤且可擒也衆將听令各依而去却說尤且陞帳與周蘭議曰吾平生知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蘭曰不然韓信自下三秦而來所到之處无不風靡雖霸王亦曾被車戰敗走彭城其人足智多謀變詐莫測何軍當預備防之不可輕敵彼雖訖食受辱乃自知有今日不歆与群小相較未可以為无能也且曰信雖所向得勝但未遇勁敵若遇智勇兼能之士豈能用其謀哉班差人下戰書信接拆視

書曰

西楚大將軍尤且書付漢諸將知會韓信用兵未遇勁敵如魏豹不听周叔之諫以致喪師陳餘不用左車之謀而斬泝水燕王畏其勢而暫降非心之服三秦大地利而偶敗非戰之罪吾今救齊与信決戰則非諸国可比你等促延頸以待勿有後悔

信覽書大怒欲斬來使諸將勸免仍痛責二十於其面上大書四字來日

決戰放回楚營哭告所事且大怒即起三軍擺開陣勢单搦韓信出戰信

出馬且曰汝原屬楚臣今皆主降漢擅作威福已侵擾關中數大郡矣尚

不知止而敢抗拒天兵早下馬降免汝一死信大嘆曰匹夫尚不知死乃

敢搖唇鼓舌而自逞耶且人怒提刀直取二馬相交戰二十合信詐敗向

東南奔走且嘆曰吾固知信怯矣遂尽力追至淮水尽製去信兵俱過

蘭其疑之謂且曰淮乃長流大河今却無水此必阻上流而不行使我兵

過河放水而下將軍何以禦之且曰韓信已大敗逃命不暇豈有深謀况

河水隨旱澇而為多寡當此隆冬之時正水涸之際何足為異又見漢兵

前驅大進忽有人來報韓信走奔不遠尤且急催軍过河尽力追趕遠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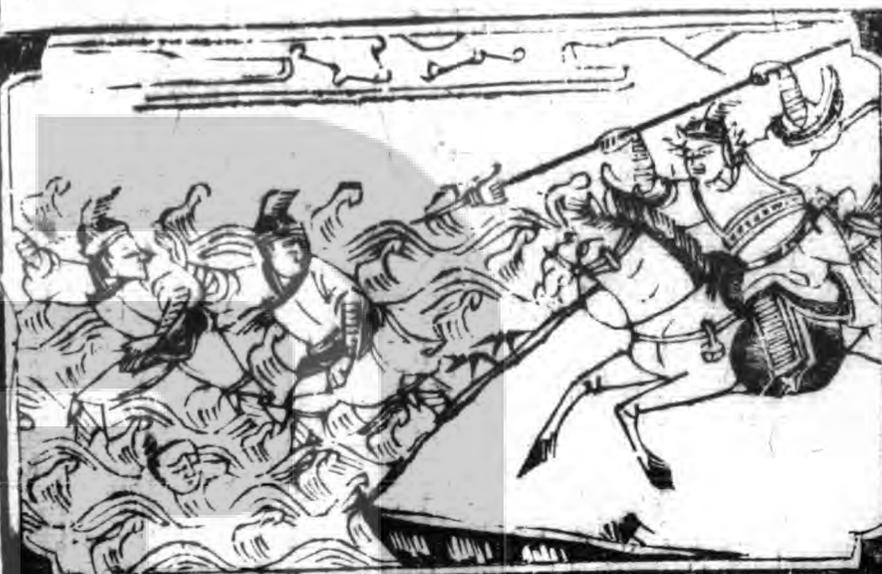
高懸一灯毯躍近視之見一木牌上書六大字云吊灯毯斬尤且乃謂衆

曰此必韓信因吾追急故設此以惑軍心周蘭曰夜深之際豈能一時措

立此必韓信埋伏有兵誘我追趕至是故設此為計使彼望灯而來不若

韓信詐  
十類  
此正所  
謂後也  
孫吳者

曹參刺死龍且



將此砍倒其兵自乱且遂依言灯毬一落忽听  
淮河上大喊一声波涛洶湧而來及將楚兵淹  
沒且急策馬前奔其乃千里之駒一躍而上北  
岸當頭一声砲響曹參夏候嬰伏兵圍住一齊  
擁殺且措手不及被曹參一刀斬於馬下周蘭  
急乘黑夜乱奔逃走不知所向信遂鳴金收軍  
下寨有詩為証

韓信奇謀妙若神

藁沙高壘阻前津

尤且不識孫吳策

恃勇亡身曷足論

却說韓信智斬尤且其威愈震齊王聞之心如  
針刺恐遭其手急與衆將商議夜開東門投趨  
海島避難有人報入中軍韓信急點大兵望前  
追趕齊王正走之間忽遇夏候嬰因追周蘭人

韓信請假王是乘時以要沛公也後來雲夢遊功臣不終皆

馬而回當頭截住活捉齊王田光田橫不敢悉戰殺開血路徑往海島而  
去嬰遂收軍將齊王解回正遇韓信大兵備說所事信曰可惜放過田橫  
才失遂回高密安撫百姓行文各郡望風歸降由是齊地悉平仍將大兵  
札移臨菑自入齊王宮殿見其高壯華麗心下甚喜前徹側已識韓信之  
意即近進曰齊地當五嶽之東憑負山海東有瑯琊西有濁河海岱之間  
為都會之地四塞之固東道之雄也將軍今悉平定軍威大震郡縣畏服  
可差人上表請假齊王印以鎮之為將軍根本之地機會適逢其時不可  
失也信曰先生之言正合吾意次日遂令周叔賈表至滎陽入見漢王呈  
上表曰

大漢相國臣韓信頓首百拜切謂國無其主難與化理民非權令亦  
無制服臣仰仗天威隨到克捷斬尤且於淮水擒田廣於成陽軍威  
雖震而民心未定自古豈稱齊地多變詐之國反覆不常臣切恐或  
為乱敢請齊王印暫為假王以鎮之待民心寧輯即統大兵隨駕伐

此為之  
漢矣

楚則疆宇莫安海隅宿服世為漢王於變時雍矣臣未敢擅便賈表  
上請定奪不宣

王覽表大怒張良陳平急躡王足附耳語曰大王雖得楚數十郡見今楚  
兵屯於廣武日下攻漢上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若因而立之使  
信自相保愛卒為大王用也不然使或自變則復生一大患矣漢王悔悟  
因復罵曰丈夫定天下制服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遂遣張良佩齊王  
印赴臨菑封信良即拜別上馬前行數日至齊見信禮畢良曰將軍欲討  
齊王印為假王上以將軍破趙下齊其功不小當即為真王何以假為故  
差愚下賫印符

為齊王鎮撫三齊制服諸侯就召將軍整飭兵馬  
急解成軍之困還兵伐楚早定天下將軍亦得坐享太平也信大喜起席  
拜謝令卒大設宴待良住數日因辭信曰漢王屯兵滎陽日夜思念太公  
不得還國又聞項王要擊成軍見今王欲起兵與楚會戰收取太公足下  
可急起兵莫少緩也信曰待文檄轉行各郡旬日內即起兵行先生徑於

王前善為我辭為言訖二人拜別信即遣周叔先赴謝恩隨後人馬陸續  
進發信擇日陞齊王殿具冕旒百官朝賀後有詩為証

筭增拜將恩非淺  
躡足封王怨已深  
將軍應起五湖心

又曰  
一激風塵万里降  
委心何事更徬徨  
何必居齊作假王  
既能棄楚歸真主

又曰  
躡足封王已見疑  
將軍神筭罔知机  
空勞十載慙艱苦  
反作漁樵間是非

却說尤且敗殘軍士有逃回彭城者報知霸王  
信果能用兵如此即今漢王屯兵滎陽成軍之間兩處遽難為敵朕欲得  
信復歸於楚但無是人可為說之項伯曰若陛下此舉乃社稷之福也臣

使信當  
時所武  
涉之說  
三分天  
下昂足  
而立特  
其餘事  
耳

又有此意不敢進言今既如是臣奉一人姓孟名涉見居大夫之戚此人  
智壯蘇秦班如子貢若令一往管轄信俛首納降与陛下解憂也王大喜  
急備金帛付涉前往涉領命即至臨淄令左右報入信曰此人素能唇舌  
想此必來下說隨召進見礼畢涉將霸王所與金帛之礼持上稱賀信曰  
昔與大夫同力事楚為一国之臣今各事其主相與敵国具此礼欲何為  
哉涉曰大王統百萬之師為一国之王威德所及遠近畏服非敢言昔日  
在楚為臣也今此礼者乃項王仰大王之名述昔日之罪欲與大王共享  
無窮之富貴以通二国之和好信曰極貴莫如為王吾今已為齊王人臣  
之位極矣又何他求哉涉嘆曰大王若依臣言齊王之位可保當今二王  
之爭權在大王大王右投則漢勝左投則楚勝若今日楚滅則取大王  
大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与楚連和三分天下昂足而立各守封疆不  
然則此王位亦不能保矣大王思之信曰吾昔在楚官不过郎中位不过  
執戟言不計不用故背而歸漢上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万衆解衣

前通雖  
办安能  
間不二  
之臣執



交通相信不昕

衣我推食上我言昕計用故吾得至於此且其  
深親信我上背之不祥雖至死而此心不易幸  
大夫為我深謝項王仍將金帛付还武涉上見  
信不可以言動也遂辭回楚去訖蒯徹知天下  
大權已歸於信故因說之曰臣昔日曾遇一異  
人授以相法請為足下相之僕相君之面不过  
封侯若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先生何為發  
此言耶徹曰昔天下初起之時最難為力憂在  
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膽塗地  
暴骸中野不可勝數楚人乘力席捲五国威震  
天下然迫於西山而不得進者三年矣漢王距  
筆洛阻山河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此二王智  
勇俱困之奇也其背懸於足下莫若兩利而

俱存之三分天下，禹人而立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據強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向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特至不行，反受其殃。足下熟思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徹曰：始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及爭張騫、陳澤之事，張耳遂殺陳餘於泜水之南，頭足異處。今足下交於漢上，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天於張騫、陳澤者，故臣竊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野獸已及，而獵狗烹，願足下深慮之。且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當令足下戴髮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曰：先生休矣。吾方念之，數口崩，徹復來說信曰：夫時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苟听过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故智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厘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尤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為屢建大功，漢王終不有負料齊地，亦可保也。言未訖，忽見殿下一人高聲呼曰：大王不

可听徹之言，有失人臣之節。我與徹見漢王，明白是事，未知是誰。

漢高祖數羽十罪

却說其人者，乃太中大夫陸賈也。見徹說信急進之，曰：善言事者，先觀其勢，次觀其形。苟勢強而形弱，非弱也；形勝而勢衰，實眾也。方今言之，楚若勝矣，形之勝也；漢似弱矣，形之弱也。元帥當強弱勝衰之間，而未見定。今漢王雖暫時不利，而天下之勢已得八九。人心歸附，天命默祐，肯何有宰相之才而忠貞不二？良平有孫臏之智，而机變莫測，兼之以英彭樊噲之勇，周勃王陵終灌諸將之強，福德綿七萬世不接之基，已定矣。你乃不觀形勢，遽憑一時口舌之巧，必欲元帥一時听從，是亞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不亦誤乎？徹被陸賈一篇利語，半晌無言可答。因自思曰：我若随信伐楚，縱有功劳，倘有人將此語傳與漢王，聽生之意，指日可見矣。於是佯狂於市，自歌自嘆，非復昔日之人物也。韓信亦知其意，遂不較計，即傳令將佐統集大兵，起赴滎陽，會諸侯伐楚。而大印

按此詳  
狂於市  
一語為  
後面陸  
賈全制  
陸非本

籍父

諷曰大公家眷又稽彭城使僕心常鬱鬱。縱有天下不可一朝并也。卿等有何妙計救还此不世之功也。良曰：霸王以其為盾，豈肯放还，必與大戰。一場彼總心服，然後却使人講和，庶可还国。引一番將來助伐楚王，令召入肖何，遂同番將進見。礼畢，王曰：番將何方人氏？何曰：姓姜，名煩，比貉燕人也。又慕大王之德，由沿途投咸陽而來，願同力破楚。臣審究的實，因催釐糧儲，即帶投見大王。此人善騎射，有萬夫不當之勇，願王納之。王見姜煩身長一丈，面目崢嶸，甚喜之，就賜錦袍一領，黃金百兩，着令帳下所用。却說霸王人馬到滎陽，離城三十里安營，使人報知漢王。王大驚，急召郡臣計議。肖何曰：新將姜煩未建勳績，就令今日對敵，再着王陵等協力助陣。科韓信即日將到，內外來攻破楚，必矣。王曰：然遂令各隊分兵而出。霸王即令丁公、雍齒、桓楚、虞子期諸將出馬，一齊冲殺。二人戰五六十合，姜煩刀法愈緊，力氣倍加。諸將抵敵不住，各勒回陣。楚營中護駕四將：季布、李蕃、張月、項昂，各出截殺。姜煩並無惧怯，即與對敵。漢陣王陵、周勃等以

七

見其勢勇，撥馬回走。煩即攀弓搭箭，連發四矢，射季蕃、張月，落于馬下。季布見二將中箭伏鞍，走回本營。項昂部囉馬近救回，上亦中一箭，急欲回走。被王陵一刀斬於馬下。大殺楚兵，四散逃走。霸王親出陣戰，大叫一聲，嘶得姜煩馬倒走十數步，目不能視，手不能發，矢遂逃入漢營。漢王問追煩者誰也？左右曰：項王也。今趕近營，美王大驚，急起退入後寨。諸將死命抵住。項王勒馬大叫：漢王出馬答話。於是漢王亦披盔甲，飛出陣前。左右衆將前後防護。項王曰：自與你爭鋒數年，未嘗親敵一陣。今朝務決以定雌雄，勿得終日相距以苦三軍也。漢王曰：吾非好與你相距，但汝罪惡貫盈，故入容不討也。項王曰：朕得何罪，請為言之。漢王曰：既欲言之，且畧數。汝皆懷王之約，任我漢中罪之一也；矯殺卿子冠軍罪之二也；救趙不報而擅劫諸侯入關罪之三也；燒秦宮室，掘始皇墓，私其財物罪之四也；殺秦降王子嬰罪之五也；詐飭秦子弟二十萬於新安罪之六也；王諸將善地而從，逐其故主罪之七也。放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以自王罪之

羽自此十罪而款以力征經營天下不亦准乎適足為沛公驅除大害耳

項王射沛公中胸者怒其數已之罪也沛公傷胸胸足此其說計令人莫知以之也且

八也使人閉弑義帝於江南罪之九也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  
大無道罪之十也吾以義兵從詞侯殘賊使刑餘罪人以擊匹夫為民  
除害何乃與你挑戰耶霸王大怒率戟便刺漢王脫身即走眾將各率兵  
器護護有鐘離昧伏弩數千矢一声號砲眾弩齊發一矢正中漢王前心  
幸有軟甲遮蔽止傷胸膺王竟疼痛不能止忍又恐驚疑人心遂以手門  
足曰偶被楚賊中吾足指幸无傷也眾將見王被傷各退保護霸王催軍  
亂殺正在危急之際忽見東南上一騎飛報韓信人馬已到成軍彭越阻  
楚糧道諸將聞知不戰自亂霸王遂傳令收兵回營張良平諸將入帳看  
漢王上雖未內傷而胸膺已破卧病不起良曰楚勢已弱韓信大兵已至  
成軍大王當強起以安士卒與信約會破楚大事决於此矣王從言急起  
以勞三軍却說霸王與諸將議曰今朕缺糧韓人馬又至滎陽一時難破  
不若屯兵廣武差人催趙糧運度不脫節鐘離未曰陛下至見極當今晚  
就起身陛下須親斷後以防追襲王曰然至夜人靜徐解退而去有

人報入漢營良曰不出吾所料也遂傳令著諸將先行漢王曰於車中徐  
上進發數日得至韓信率領將佐出郭遠接王入城陞殿百官朝拜礼畢  
王曰元帥遠征於外屢建奇功多有勤苦今被項王累次侵擾已經七十  
餘戰百姓塗炭將士疲勞今幸元帥協助料此會勝楚必矣君臣大喜信  
即辭王出城札營操演人馬將經一月漢王病傷已平復召信議伐楚信  
曰霸王屯兵廣武持义力懈正可速攻臣今人馬精練請大王出師王曰  
此行全仗元帥調遣於是統領大兵上馬前行數日方至離楚營三十里  
君臣相對下寨信令付諸將用心防守各營遠來恐有攻劫至晚漢王與  
張良肖何陳平等計議攻守之策因差人召信同昼回報韓元帥不在營  
中聞左右傳說今晚領數十輕騎投東南而去不知所往王大驚曰楚漢  
相距數十萬甲兵屯住於此主將夜晚逃遁不知所往莫非惧楚兵之強  
而遠遁乎或是賺我於此而欲與霸王連和乎王甚疑慮張良等亦相議  
不知何謂王復使小校打听信營動靜小校回報營中更鼓甚明防備甚

蕭何夜見韓信



時漢王之心亦甚疑矣

嚴但不知元帥往何處去王曰你可近營明探消息回報王掌燈坐守將過三鼓月已沉西小校急走回報元帥回營美王猶豫半晌奈何往問之何即遵往有灌嬰巡哨問丞相何事何曰特見元帥嬰即同入與信相見信曰丞相深夜見訪其必有疑於心乎何曰元帥今晚遠出至夜深而歸不知何所謂也信曰平川對敵徒恣野戰霸王武勇恐難取勝因親尋一誅楚之虜明日好分遣諸將各認方向臨時随机應變自有妙策雖君臣父子之間亦不可先傳也王上同丞相諸公看信明日破楚擒項王便知方畧何大喜回見漢王備說前情漢王亦大喜次日信召諸將听候軍令樊噲灌嬰作第一起周

周勃王陵樊噲



灌嬰領方略

勃王陵為第二起四將領方略畢各整點軍馬望楚營進發不題却說有一飛報趕入楚營報曰有漢兵到明日交戰項王聞訖急召鍾離昧等議曰漢兵來攻甚急糧草一時未備如何以待之昧曰吾屯兵于此持久力懈未可取勝且韓信詭詐今領兵遠來其鋒甚銳須堅壁固守勿與交戰項王聞言正在沉吟之際忽見一小卒乃韓信所差來的賚上漢王書通與項羽羽即拆視觀其詞語甚倨大怒曰吾不擒此賊誓不回軍即令余周殷桓楚虞子期點起軍馬明日準備對敵諸將听令訖各各回營次日樊噲灌嬰領大軍十萬前行王陵周勃領大軍五萬從間道埋伏山下韓信自領大軍二

楚漢大戰廣武



十萬繼發只見金鼓聲喧旌旗蔽空塵土遮天項王自率大軍十萬迎敵桓楚周殷二將出馬罵曰勝夫怎敢與我為敵拍馬輪刀直取樊噲二人戰有十餘合不分勝負灌嬰出馬冲殺一陣虞子期見勢不利拍馬大呼出力抵住二人戰二十餘合灌嬰樊噲佯走項羽乘勝追趕未五里許忽听炮響一聲伏兵四起將項王圍住垓心季布與樊噲二人拍馬交戰被樊噲一鎗刺住肘後布忍痛且戰且却項王困急之間忽見鍾離昧領一彪人馬冲陣殺來被王陵抵住二人交戰數合離昧敗走韓信大軍從後進發首尾夾攻楚兵大潰死屍枕藉人馬死者不可勝數子期周殷

盟誓却修回書以發侯公回侯公臨行之際再奏曰臣有一言敢奏陛下

侯公故

為此言

以打動

項羽上

鐵暴亦

為之動

容足見

天真不

容恨滅

處

楚王曰卿且言侯公曰臣臨來時漢王囑付來臣若見父母傳代八拜楚王甚喜即宣太公等至侯公曰臣奉漢王命傳代八拜言訖侯公下拜大

公放声大哭不止楚王視之不忍其衆官皆悲楚王曰大丈夫隔人父

母離人骨肉世之恥也於是侯公拜辭到漢復命漢王大喜召陳平張

良等會議即令排列陣伍命楚王各出陣前盟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

於營陽下引河為鴻溝又云分水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引向水

以灌大梁謂之鴻溝今之汴河是漢楚會處其一渠東南流始皇引向水

水今查在河南開府河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楚歸太公吕后并家小

三万余口漢王出城迎接父母參拜已畢放声大哭衆官慶賀即置酒大

宴畢賞侯公金一百兩封萬戶侯楚王已約定即引軍東歸都彭城遣一

王樓每日與虞姬宴飲有詩為証

虎捲龍皮白刃秋

項王不覺英雄挫

西分天下指鴻溝

欲問彭城醉玉樓

漢王出城迎



漢王此  
事所謂  
執小信  
者謀天  
事者不  
當如此

拔太公占后

却說漢王自歸太公後每日宴會醒而復醉  
而復醒一日傳宣欲入闕往咸陽去陳平說曰  
漢有天下大半楚兵疲食盡今釋弗擊所謂  
養虎自遺患也惟大王思之嘆王嘆曰楚王  
放歸太公息亦大矣况鴻溝之約未寒今若  
背盟失其信約神天豈肯祐之乎子房諫曰  
昔者大王與楚王議立懷王為義帝楚王弑  
之於彬州江中是背約負義所以諸侯不服  
今乘楚不備一鼓而滅之為懷王報讐豈不  
快乎樊噲曰張良陳平所言誠當也大王收  
秦四載戰楚五秋方今天下漢有八分若乘  
勢而滅之使漢天下萬年之基累世無休在此  
一舉願大王聽愚臣之言今諸處起軍預備

桓楚拾死隨霸王策馬殺出重圍亦被傷損數處一路接連收敗楚軍馬  
季布鐘離昧等陸續從大路瓜尋而來正遇霸王合兵一處徑回楚營  
兵追襲二十里亦回本寨漢王請韓元帥會信整衣進見漢王謝曰朕  
願元帥行師大破楚兵幾獲項王使彼他日聞朕兵至不戰而膽破矣信  
曰仰仗天威而克全勝但項王未就擒獲須急擊之無使再回彭城可也  
王曰在元帥急意圖之朕當拱听於是韓信復整三軍進攻楚寨未知如  
何

楚霸王挾烹太公

却說霸王奔至營中查點人馬損折三萬有余周殷栢楚季布虜季期俱  
帶重傷使其帳後調理諸將暫休養息數日出敵有人打听漢營消息回  
報楚王楚王大驚急召鐘離昧曰太公見在楚營明日陛下出陣置之於  
死上若漢王退兵免其一死倘或抗拒決將太公入烹漢王見之必哀求  
免此為長策若恃勇與戰恐復陷廣武之危願陛下裁之王曰烹太公不  
可

前日審  
武之戰  
亦危矣  
至今君

臣死有  
實心

決不取  
害二語  
良亦幸  
耳使當  
時然而  
亦之亦  
奈何



報太公被辱

難但恐人耻笑昧曰欲為退兵之謀何惜人笑  
王遂然之次日點兵將太公綁縛馬上殺奔漢  
營而去有人報知漢王上大哭曰我生不能以  
奉養父母因爭天下而又致之受苦不若早降  
以救还國張良陳平急止之曰大王何固執耶  
此乃霸王因見困急故欲大王退兵耳况今大  
事已定豈可遽然歸降大王不可心急須以智  
策勝之王曰朕聞太公受辱如此縱使天下得  
與不得亦何為事願急救还矣第一大車也良  
平曰霸王到陣前定將太公置於油鑊之上逼  
大王但依臣說使決不敢加害也言未訖人報  
霸王兵至韓信聞之預於平川之上排列陣勢  
戰車旗幟嚴整肅齊楚一見先自懼怯霸王遂

勒兵不動漢王出馬大呼曰項王兵窮勢困急早歸降庶得裂土世為楚  
王免使目下受戮霸王大怒叱之曰匹夫敢出大言以辱吾上國急挺鎗  
直取樊噲灌嬰周勃王陵四將突出擋住霸王力敵四將正戰間忽漢陣  
上一声砲響中軍黃旗泊動四面伏兵一齐圍上霸王困於陣中左冲右  
突不能得出遂勒馬四望如連城之狀自思又中韓信之計吾聞戰而誤  
入其陣者當以外應破之不然一時妄動必遭擒矣吾營將士必有知此  
陣勢者待其外冲殺入吾乘机殺出庶脫此陣正慮間忽見季布周蘭周  
殷鐘離昧從陣東殺入遂乘勢接應君臣五人奮力衝開一擁而出韓信  
亦不追赶霸王回營中召諸將問曰何人識此陣法周蘭進曰韓信此陣  
乃太乙陣也有生門有死門有陰陣有陽陣雖有向背而四面合一如走  
生門而入陽陣必得活路若不知而妄入必遭擒獲臣少從華山李少仙  
季道嘗聞是說臣故領諸將從生門打入策應陛下以出此陣霸王聞說  
大喜鐘離昧曰陛下今日不必交兵再觀其迫即將太公號令以退危圍

然後回彭城招集兵馬休養士卒再作良圖王遂從之却說陳平張良等議救太公之策令一小軍更扮楚卒持書往見項伯上接視之書曰

司語  
切

故友張良書奉大司馬項老將軍麾下昔承館穀之恩後託雲之遊自意富貴無心功名絕念豈料志有齡齡不遂願羈縻於此不  
過苟延歲月非有他望也但漢王仁厚長者終成大業不忍捨去以此  
此恋上左右如鳥依人人自愛之安得兀然高坐不盈一籌耶因昨  
霸王欲烹太公實為退兵之計漢王駐札於此突無所歸今不退必  
烹太公太公被害不可復生他日漢王與將軍復舊田之約成秦晉  
之好將軍何相見乎良因託鴻便馳書上瀆倘霸王欲烹之時望一  
言力阻得賜救援太公蒙再造之德漢王免不孝之名恩義兼至仁  
覆无窮矣如允所請訖付回音以慰漢王惕厉望救之懷下情無任  
懇切惓上之至

伯覽書沉思半晌原與漢王上結婚又且張良之情不忍遽絕遂稍書圖

報令其講和以通兩國之好小軍遂回見良呈上

書曰

又嗾素好心切遐思來示教言敢不如命但罷兵講和乃益國之利耳太公又稽於此愚實朝夕維持料供給不至缺乏然不剖意息兵太公豈得还國愚雖救免不过一時之計耳近左右每有勸殺太公者倘一怒不回恐難求保望足下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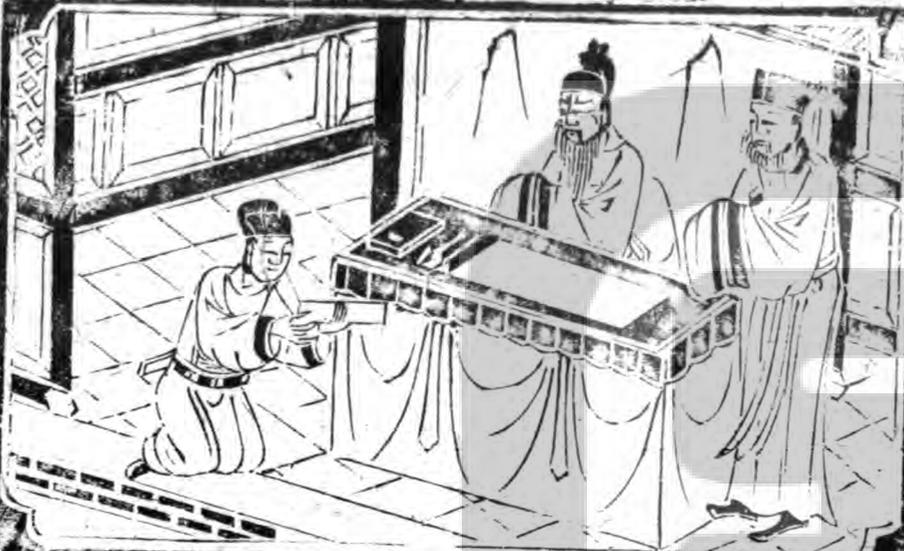
祖上之  
置漢王  
雖知羽  
食少不  
敢遽功  
之而分  
義之言  
非為子  
之語

良看書大喜重賞小校而去却說霸王親統大兵復到漢營列成陣勢令軍士設油鑊於軍前將太公置於俎上大呼曰漢兵早退免烹太公如不退即下油鑊漢王急出馬大言曰吾與霸王俱北面事懷王結為兄弟吾翁即若翁若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言罷語咲自若似無哀戚之意霸王大怒即欲烹之項急止之曰凡為天下者不顧家昔大禹聖人也有父名鯀因治水無功被臣殺之大禹仍治水三年三過家門而不顧今漢王與陛下爭天下前太公被拘禁三年漢王畧不相顧者正是以天下

漢王大  
哭天性  
至情不  
能自己  
者

瓠瓜繫  
於一處  
而不能  
飲食言

為重耳若今陛下殺之無益於勝又使天下說陛下殺人之父足為盛德之累也不若且收兵回營再為別處况陛下威武震於天下何必听此以示怯耶王曰然遂罷油鑊收兵回營而去漢王亦回大哭曰太公雖暫救一時而終不能还国我誠天下罪人也遂召良平等計議良曰若欲太公还国必須差人與其講和况楚方缺粮勢弱必從其說但無此能言之士為使命耳言未畢一人出帳曰臣願一往眾視之乃洛陽侯公也遭秦乱不仕少負豪氣一日有隣家兄弟分家私不睦爭訟數年不決侯公往與和鮮以一句之話勸其兄弟感相涕泣義讓不爭自此卿人甚重愛敬之後因漢王東行征楚过洛陽同董公三老杖策而見條陳国政極切時弊漢王甚喜遂留帳下听用今見漢王欲差人往楚營講和故自請為使命良平曰霸王性暴氣剛人不輕犯賢公欲往說之倘一言不合恐致彼怒太公既不得还賢公又遭其害那時反辱君命矣公當三思不可造次侯公曰若據先生之言霸王終不可見太公矣不可还視我為瓠瓜亦無用



白是餘  
言

漢王書奉霸王大喜

矣主上養我輩將何濟乎王曰公既敢去必濟吾事遂修書付與公即辭王赴楚營霸王聞侯公為漢王講和遂命刀手列於兩逐自執仗劍坐於帳上睜目虎視侯公自外從容而入大咲不止王大怒曰汝為漢使來下說詞乃敢大咲不止者欲尋死乎公曰陛下為萬乘之君天下之王威武震乎寰宇號令布於四方何人不畏今見一貧寒之士貌不及乎中人才非逮於管毅而乃刀手列於左右陛下仗劍怒坐示威於外意欲假此以制敵国殊不知陛下雖不示威而人自畏若預備威令臣反致疑所以大咲也王遂擲劍於地喝退刀手問曰汝來欲何為耶公曰臣此來欲陛下罷兩國之兵成楚漢之好

休養士卒保國安民非為無事而見陛下也今有漢王書奉大王霸王回  
嗔作喜接書展視

書曰

漢劉邦書奉項王麾下邦聞天之立君以為民也今民生未遂徒以  
干戈擾攘使天下日蹈鋒鏑而不能安其生耳豈上天立君為民之  
意哉邦與麾下爭橫數年經七十餘戰白骨暴積屍如山有父母  
之心者獨能忍乎今遣侯公與王講和以鴻溝為界西止屬漢東止  
屬楚各守疆宇罷兵息爭求保富貴不失兄弟之情尚存懷王之約  
使百姓安於枕席吾二人亦得坐享燕樂而諸將士亦少為寧息以  
安妻子勿徒為蒼生苦也王熟思之

霸王覽書自思一向與漢交戰兵疲糧乏久困於此終難取勝不若從其  
言还兵彭城日醉王樓不亦樂乎遂召侯公謂曰本欲與漢決戰以定雌  
雄今觀來書似亦有理汝且先回拜上漢王另日朕與俱到陣前將合同

定雌雄  
言決勝  
負也

約定以鴻溝為界西屬漢東屬楚和好既成然後放太公还漢定下且  
就館舍安歇俟明日晨脾詣軍門領回書侯公領命唯々而退翌旦  
詣軍門領書訖四拜叩辭西向咸陽取道而去到營門將項王  
所授書跪進典沛公沛公接書開讀

書曰

楚項羽書復漢王麾下大丈夫處世當為帝為王以安定  
天下流芳百世然後稱快乃若區々偏安稱霸何足道哉  
何足道哉忽承天書下頒欵存懷王之約結兄弟之好以  
鴻溝為界西屬漢東屬楚雖然此豈孤之素志但念生民久  
困干戈日動故此不得已惟命是聽若夫室眷當俟報命  
然後過大軍護送到國再不敢食言也謹復

漢王覽罷歡喜不勝謂侯公曰今日盟約之成皆足下之力也但  
項王為人猜疑很暴垂之范增老成諍練恐一旦寒盟則太公終

無回國之日此事須速備之不可緩也即召張良謀事張良曰范增雖有奇計項王多不聽信尚賴項伯有羽翼之恩可保无虞亦當一便占起軍馬前往盟約請太公歸國方是為人子之心於是擇日起身令張良陳平護駕樊噲韓信灌嬰周勃王陵等各領大軍跟隨東行至楚營申盟誓請太公還國訖各守疆宇晏兵休馬漢王因太公歸國從此無意天下事日以飲宴為樂諸將恐其安意肆志一旦項王聽亞父之計與兵來攻那時誤其不為沼乎乃相率詣張良共謀勸張良陳平以計諫止因請起兵擊楚張良深然諸將之言一日諫漢王曰臣等從陛下間閔勞苦正望與隆漢業合為一統立天寸之功以為子孫計耳今日夜宴飲置楚王於東土此養虎過患也後欲悔之亦何及哉願大王急擊之漢王曰盟約已定背之不祥恐擊之未必能勝沈豫

不肯張良曰前日雖與講和實為太公呂后之計今既還國豈可縱其坐享東土而不為混一之治乎大王檄文到日料諸侯夾來只此一陣可破之矣王從言即命陸賈修書曹修畢即欲往下王曰不可項王此恭見朕背約決不優容若往必遭害矣賈曰臣憑三寸舌料見項王一言之間使起兵來而臣亦無事矣良曰非陸大夫不可遣也王遂然之賈即拜別上馬前行至彭城傳報大使入見霸王曰大夫此來有何講說賈曰前日漢王智賺太公還國詐與陛下講和今復更變仍與陛下固陵會兵群臣苦諫不聽遣臣為使臣思陛下威武申於天下誰人不為今得東西為界於漢足矣尚不自知而又欲以過望想臣知陛下天顏咫尺不敢冒干不得已而馳書上見王曰朕父知劉邦背約不待汝來亦欲與彼會兵賈即呈上

書曰

漢王劉邦書上霸王麾下前太公呂后在楚亦承優養但父羈不令還國臨陣又置於俎上蕃恨懷怒非止一日欲率兵極力征討又恐

漢王遣陸

詞語正  
大傍若  
無不自  
是帝王  
風象



賈赤則書楚王

投鼠傷器前顧後持此兩難不得已以  
講和分界矣故為太公呂后計耳蓋人子  
為親無所不至雖捐軀亦所不恤况用智  
乎所以利於惑愚詐以誦貪成吞釣之謀  
設引獵之計王乃不誤遂以為然今太公  
呂后俱已還國無所管轄大張旗鼓與王  
會兵固陵王如不俱速起兵來一決勿自  
退避

王覽書大怒扯破而罵曰劉邦反復小人哄誘  
太公坏國而負背盟約朕自會稽起兵身經三  
百餘戰所向無敵天下諸侯莫不貼首歸服今  
汝匹夫暫得一志而使敢欺侮爾可速回分付  
劉邦  
同吾決戰不殺此匹夫誓不領師賈

即拜辭回見漢王備說霸王所怒想目下兵到固陵王當預備速催韓信  
英布彭越合兵會戰王聞甚憂急召良平曰戰書雖下霸王決來韓信  
又不見如之奈何良平曰大王兵馬頗多且分撥諸將預備交戰并令  
人催趙信等接應料亦無事數日後人報霸王兵到離城三十里下寨矣  
王曰霸王人馬初來鋒芒正盛未可交敵少待數日看其聲勢如何然後  
出戰未遲陳平曰大王所見甚當且著四門嚴加重守待信兵至再作區  
處王曰善遂令三軍堅閉不出霸王連紿十數餘日不見動靜乃謂衆將  
曰漢王所下戰書今又堅壁不出者何也季布曰此必張良鈍兵之計意  
欲待楚兵疲然後出戰周蘭曰漢兵又駐為韓信人馬未回故此延遲以  
挫楚銳不可任彼遷延坐觀自散王曰然遂令多張旗幟金鼓大作殺奔  
漢城未知勝負若何

新刊京本編像二十四帝通俗演義前漢志傳卷之五

新刊京本編集二十四帝通俗演義西漢志傳卷之六

金川 西湖 謝詔 編集

三齊王韓信伐楚

却說漢王與諸將正議論間忽見楚兵蜂擁而來急遣王陵樊噲灌嬰盧  
 縮四將出敵霸王親臨陣前逼要三王出馬荅話四將曰宗主遣吾四將  
 立擒足下置於俎上以報前日欲烹太公之仇霸王大怒舉鎗直取戰三  
 十合四將退走霸王追趕斬欵周昌高起呂馬通等十餘員將急出截住  
 楚陣鍾離昧季布桓楚盧子期亦各協殺兩邊金鼓震天征雲黯黯自且  
 至暮亦未休兵周蘭復領一軍從後冲殺漢四散奔走霸王精神倍加盡  
 力追殺趕至城下漢兵都入城去四門緊閉霸王分付今番决不可放過  
 務要攻破固陵擒捉漢王以雪此恨諸將曰陛下從早攻殺一日况今天  
 晚且暫扎營屯歇人馬務要齊心竭力明日再攻料此孤城不比成皐榮  
 陽三日决可破也王曰今晚須防劫寨諸將曰陛下聖見極明衆遂安營

此一戰

也漢王

亦危矣

若非馳

入成皐

安知不

為俎上



漢王逃出城

不歇却說漢王逃城與良平諸將計議固陵城小難以久持楚兵勢重一時衝破玉石不辨耳幸有何妙策良平曰此城孤小實難堅守乘今晚楚營未定况一日苦戰三軍疲乏可差人上城四望看其何門軍少同衆健將推冲殺出超走成臯以避其鋒料楚兵夜晚决不敢追王曰事在危急不可遲緩即著小校看畢回報北門軍少王遂傳令同樊噲周勃柴武靳歙等開北門冲殺而出楚營中桓楚等軍士疲乏豈能抵敵及各門知覺調轉救應漢兵已出去矣鍾離昧急奏曰夜黑之際恐有理伏不可追趕且待天明再作區處王從遂令暫止故此漢兵得以盡力遠遁行八十里天色方明良平曰三軍緝

張良知固陵心困而先遣張倉等燒楚糧食其神善如是

則苦勞不可停歇當極力前奔漢王曰楚兵隨後復到成臯仍以四面圍困一時救兵不到人何以禦之良曰大王到成臯不消二日楚兵火退王曰先生有所計策使其不戰自退良曰楚兵每戰不能久持者以糧餉不便又得彭越常亡絕之是故不能取勝臣以其困固陵恐久而必破前日預令張倉臧荼等密領精兵五千於楚積糧之處夜晚劫燒以絕其食使雖到成臯不三日决退大王可急走以防追襲於是漢王傳令着三軍一晝夜行二百里數日進城而去却說霸王分付諸將盡力追趕至城下分兵圍擊忽季布奏曰適纔飛報柳村所積軍糧及被漢兵燒絕又聞韓信將到陛下若不乘此回兵倘其內外相應軍又缺食决難支治王曰善遂傳令回軍着相楚虞子期斷後以防追襲於是各遵隊伍東行亦不錯亂漢兵城上哨見急報漢王王曰不出子房之見即命大將追趕陳平曰不可楚兵退去必有強將斷後倘我兵追襲恐被截殺反中其計况其非戰敗而回不過因缺食徐七退去三軍亦不驚慎豈可以襲之乎王聽言遂

止霸王回至彭城追問看守軍糧之人不行用心防守以致漢兵燒毀將  
為首示衆自此重整兵馬預備出敵却說霸王謂良平曰信布越三將屢  
召不至奈何良曰韓信雖封為王而未有分地彭越屢建大功亦無封爵  
之賞英布倍楚投漢未知優禮况三人見利忘義貪而自矜苟降爵殊恩  
裂土封賞使各有郡邑所轄彼皆爭相用力自為之戰王命一臨即趨而  
來孰有不奉命之者哉王曰先生之言洞見三人肺腑就令張良持符檄  
三道加封信為三齊王臨菑郡邑皆屬統理英布為淮南王彭越大梁王  
文已寫就交付俱各照地所掌良即前行至齊國見信札畢遂將王所符  
檄度與信開讀謝息畢大設宴待良曰目今霸王勢孤力弱王上已悔鴻  
溝之約與楚交兵燒絕糧道項王逃回彭城命良分地以給元帥七七當  
急早會兵破楚以定干戈元帥亦得坐享王封收萬世之功立子孫之業  
圖登齋廟為開國元勳豈不美哉若楚漢未定元帥亦不能自安雖居齊  
地而懸於一主之間終無定正想高明必有灼見信曰前日廣武會兵楚

將破矣主上乃欲太公還國遂與講和兩分天下使信等未有分地因此  
爵七不樂今聞先生之言實切心肺信指日起兵務擒項羽以成一統使  
主上坐中國而撫四夷登大寶而朝諸侯乃信之素志非徒為口說也良  
起謝曰元帥若有此心乃社稷之福也言迄遂辭又往大梁而去却說英  
布正於廳堂閑坐忽接張良至甚喜開詔讀罷邀良入後堂宴待良曰將  
軍裂土為王人臣之位已極矣但項王未滅將軍之心終有未安况項王  
實將軍之讐人讐人既在然此位能保其無虞乎即今韓元帥大兵已赴  
成臯將軍當急協助早奏功績將軍得以同享富貴真烈大夫之所為也  
布大喜即点人馬前赴成臯去訖良又往大梁見彭越俱各封罷回見漢  
王而去却說韓信大兵至成臯朝見漢王復謝加封之恩隨安營操練人  
馬仍掛元帥印忽張良亦回王笑而迎入良備言前事王曰若非先生此  
行三將恐難賓服良曰非臣之力乃大王威德所及使彼自順從也於是  
英布彭越等各路諸侯大兵俱到總會百萬有餘王傳旨大饗勞畢都赴

韓信彭  
越英布  
三人同  
封後來  
同罪豈  
非世固  
陵之會  
不至以  
為之階  
乎

增亦有  
先見之  
明羽當  
听之可  
也至此  
乃悔之  
何及哉

元帥調遣却說霸王一日正與群臣議論秦兵之事忽人飛報言云王大  
會天下諸侯總精兵一百余萬自榮陽至成臯相連八百里前后屯兵二  
百處夜則火光照天書則旌旗蔽日声势與往日不同韓信終日譏度操  
演陳番厥倉二處運糧不絕指日進發從陽武大路駐札徐州與陛下對  
敵王聞暗思昔范增曾說云王志不在小后日必成大事勸我鴻門殺之  
以險后患不想今日果成大害急召項伯等議曰云王今起大兵與朕對  
敵奈楚兵三十萬各處人馬未到即欲與戰恐不能取勝衆將曰江東乃  
陛下起兵之處人心沾化日久可差人自會稽以南舒六等處調取精兵  
數萬接連出陣庶可取勝王曰然遂傳令著使費肱往調各路諸侯惟吳  
下得兵八萬會合操演以待征進却說洪王一日與韓信議曰大兵屯住  
日久恐糧食不給朕欲出師未知元帥以為何如信曰人馬各調齊備目  
下即請駕行王曰兵若進發必須得兩大將為先鋒則可信曰臣前破趙  
之時招集四方敢勇之士得兩大將皆有萬夫不當之勇一何調用其得

周蘭諫主勿勤兵



其力且為人忠直行事安靜若命為先鋒即能  
與主建功王今召入二將即至帳下札畢王曰  
將軍何姓荅曰臣等孔熙陳賀相居秦費二縣  
自幼不務田疇唯好弓馬因遭秦亂埋名於太  
山登雲嶺隱居元帥招集四方壯士臣願投於  
帳下乞陛下昔為小卒王大喜即封孔熙為參  
侯陳賀為費侯總領精兵二萬為前路先鋒二  
將謝恩就領首先行隨後洪王大兵亦出成臯  
騎兵步卒百萬不絕行至九里山先於沛郡屯  
住人馬韓信傳令於樵樓上懸一大牌牌上書  
四句大詩

舉義收魚道  
今朝垓下會

天人盡屬劉  
決斬項王頭

忽有彭城細作打聽是事皇夜回報霸王見詩罵曰此會不殺勝夫誓  
不旋師即欲三軍起行周圍諫曰不可此韓信誘軍之計恐陛下按兵不  
行故設此牌使人傳報以激陛下動聖若一起兵必中奸計王曰朕縱橫  
天下未嘗受一日之辱今被此勝天屢出穢言若再按兵不動使諸侯聞  
之以此為怯遂不聽其諫起兵 方纔出城忽大風驟起將中軍寶纛

旗折焉  
嘶此不  
吉之兆  
也項羽  
卒不信  
以至於  
敗天意  
足徵矣

旗折為兩段三軍各被一驚霸王所乘烏騅之馬行至玉樓橋邊大嘶數  
聲周蘭項伯等各相議曰大旗被折龍馬長嘶此非吉兆何不扣馬止之  
眾曰然遂先著虞子期於后車急奏虞后勸止進兵霸王行至十里西閔  
伯蘭等文武眾臣俱於駐節亭請王暫入少憩眾臣肘膝近啓奏曰陛下  
方出城大旗折倒龍馬長嘶此行兵之所忌也不若旋師少待數日再差  
人打聽漢兵消息看緩急如何然後進兵不遲王曰約以甲子而亡武王  
與何驗於彼而不驗於此大抵風折旗馬長嘶亦偶然耳豈足為信大兵  
既出內外皆知若再復回反致百姓猜疑漢王聞知大笑朕之怯也隨起

身揮動軍馬方欲前進忽報虞娘上差人上書王笑曰御妻上書何說遂  
拆視之

書曰

妾聞文王聽后妃之諫而成聖大禹讀塗山之箴而興夏自古帝王  
未有不從諫而成治也妾本婦人無大遠見比聞漢將韓信詭詐百  
出須當預為防備周蘭等之言實為效忠陛下不可不聽况今日之  
行大風折旗烏騅頻嘶此上天示儆陛下尤當退省豈可謂尋常之  
兆而忽之耶

虞姬一  
女泥耳  
猶自有  
見况大  
丈夫乎

王覽書趨起未決忽小軍急報漢王兵回成臯韓信軍糧不敷亦有回兵  
之意陛下乘勢征之必克全勝王聞報言遂決意西向無復留變且前部  
人馬已行五十里之外難於挽回長驅前進再無有敢阻者不日早到沛  
郡離城五十里下寨差人打聽漢王韓信消息不久回奏漢王札營於城  
外六十里樓鳳波高歡飲酒各處人馬相連絡繹不絕韓信札營九里山

此時雖  
悔竟何  
益哉

之東線練人馬亦無回兵之意城中四門不閉隨人往來王聞大怒曰昨  
日閉前報者必韓信使來誘朕進兵以觀虛實遂捷胸懷恨不已周蘭等  
功曰陛下少息龍怒大兵既至于此且理論出戰應敵之策不必追悔前  
事王從之遂回帳見虞姬備說勝夫詐使誘朕起兵悔不聽御妻之言而  
妄入其地姬曰妾言不足惜惟望陛下奮力出戰恢復洪基獎率諸將同  
心協助早奏凱歌其他不必較也王曰御妻之言正合朕意次日陞帳召  
諸將曰爾等從吾數百戰未嘗一敗今日漢兵勢重不可輕敵須倍加志  
力而進鍾離昧領兵三萬於左屯札季布領兵三萬於右屯札桓楚為前  
部虞子期為后應諸將隨朕出戰若彼敗不可遠追若彼勝四面救援務  
子細提防各相保守料一月之間漢兵糧不自然走矣諸將曰陛下神算  
非臣等所及也遂各分隊而去未知勝負如何

九里山圍羽塚下

却說韓信知楚王親領兵至急召季左車謂曰今幸項王到此但不知何

以使彼深入重地以中吾計先生必有方畧願聞金玉以剖群疑左車曰

想有妙弄故此下問臣有一言不知合否霸王累次被元帥誘引以

致取敗今若復行此計恐被破決不追趕明日出陣當請主上答話以

言語激之向西急走霸王性暴決欲追趕如有左右諫止臣請中途以身

當之大笑逃走使其愈加奮怒若此引之可入重地但不知元帥高見何

如信曰此論正合吾意遂同左車見漢王具說前事王曰朕左右須預備

大將以當之信曰即著孔鹿陳賀二將為大王羽翼王可引向西會塚而

行臣有布置漢王大喜信即別入本帳召諸將謂曰主上自出襄中與項

王爭圍五年親經七十餘戰勞師動衆万苦千辛今項王勢孤力弱勝負

之决在此一陣諸君務要竭力報效各圖報上而 以成萬年之業進當

奮勇退當固守麾左則左麾右則右隨吾指揮共協王事諸將應聲而諾

曰敢不如元帥號令於是韓信按周易布陣乾為天令大將王陵管之引

副將十六員大軍四萬五千旗幟六十四面於西北方埋伏坎為水令大

室上之陣王正之旗威楚與刻在此一本

將盧縮管之引大將六十員大軍四萬五千旗幟六十四面於正北方埋伏良為山令大將曹參管之照前引軍於東北方埋伏震為雷令大將英布管之照前引軍於正東方埋伏巽為風令彭越管之照前引軍東南方埋伏離為火令周勃管之照前引軍於正南方埋伏坤為地令張耳管之照前引軍於西南方埋伏兌為澤令臧荼管之照前引軍於正西方埋伏前列八卦後設五行左輔右弼各有方向夏侯嬰領兵十萬隨洪王後為應接之兵子房領兵十萬左防護使陳平領兵十萬為右救應使孔鮒陳賀領兵二萬為羽翼呂馬通呂况領兵二萬為日月斬歙領兵一萬二千副將十二員為十二方位柴武領兵二萬八千副將二十八員為二十八宿大將任敖領軍二萬五千看守洪王大寨劉澤領兵三千在鷄鳴山虛張旗幟遙為之勢劉交領兵三千巡哨後軍薄昭孫可懷高起張倉戚思等各領軍一千四邊催督人馬前進陳稀陸賈傅弼吳芮等各領軍五千從小路於徐州左近待楚兵空壁出城即乘勢入拘宮眷安撫百姓勿得

### 樊噲請遣用



樊噲高聲大叫一節大類毛遂自存

擅自搶擄四門拔楚幟盡立吳幟灌嬰佯敗引霸王入會攻中郎將楊喜五軍都尉楊武左軍司馬王翼右軍司馬呂勝在烏江左右埋伏是日諸將各分陣勢方向俱已定備忽帳下一人高叫曰元帥何視人如土木耶信視之乃武陽侯樊噲也信曰諸將皆有方占獨將軍未會調用非信輕將軍也但有一大任欲將軍管領恐一時誤事則百萬雄師如魚眼目矣噲曰元帥有何遣用愚道竭力前進如少誤事決從元帥以軍法治之雖死亦不敢怨信曰諸將大軍到九里山當左者則麾左旗當右者則麾右旗當前者前當後者後四面八方轉移布置全看中軍大旗調度目今諸事俱備惟少此節欲使

將軍領精兵三千於九里山高岡之上執掌大旗指揮三軍各投方向又  
仗將軍隨棧應變遠望霸王所向之處以為動轉噲曰白日可望大旗若  
晚間何以為號信曰晚間執一大燈籠高懸於山頂上着火把不動而各  
占方向者為號若奔走而趨前不定者為楚兵揮轉燈籠自有照應將  
軍須當用心不可有誤噲遵令同諸將向固陵密上進發漢王大兵並  
左右前後分為六起進發仍著鍾離昧周蘭隨朕防護以為救應着虞子  
期守護中軍至漢寨前單索漢王出戰漢王亦披凱甲上馬出陣左右孔  
熙陳賀簇護霸王大呼曰刘邦前日因陵之敗免汝一死今復整兵而來  
定欲決一生死况五年之間經數十場不曾一日交兵亦不知汝武藝如  
何今日休思退避漢王曰用兵決勝在謀不在勇尔恃血氣之勇終取橫  
亡豈足為強霸王大怒舉鎗直取孔熙陳賀二將急出截住霸王忿怒與  
二將交戰圍五十合不分勝負霸王大喝一聲如半空中霹靂一般驚得  
二將馬倒退數步陳賀急撥回馬被霸王鎗刺死于地孔熙急欲救應

激之使  
怒深入  
重地叫  
軍法也

王又一鎗刺起低頭閃過鎗已擲着盔頂落地兜散髮逃走霸王躍馬在  
前斬欽武飛出抵住霸王正欲交戰又見漢王勒馬立於高坡上未退  
鼓譟二將望前追趕早有夏侯嬰急保漢王向東北逃走霸王催動三軍  
鼓譟大進力追殺未五里遠两边漢兵漸上季布急止之曰漢王  
雖前行人馬不退声势益振恐是詐計陛下當收兵暫住以防攻擾霸王  
從言正欲回首只見季布左車在前大叫曰今陛下已入彀中不若投降臣  
即引見漢王免遭誅戮霸王大怒策馬急追初時左車在前奔走霸王在  
後急趕行十餘里左車忽然不見惟漢兵四面殺來楚兵各散奔潰霸王  
已知深入重地又聞砲声不絕季布鍾離昧等緊隨霸王左右協助冲殺  
不得脫身又見斬欽武孔熙等仍復分兵而出霸王當此潰亂之際無  
心恋戰只得同諸將殺出重圍後又韓信大兵風擁進發如山崩江沸霸王  
王回視楚兵俱被截落不有千數相隨正在忙中忽見周蘭引本部人馬  
冲入重圍援助出走殺至黃昏時候方到楚營虞子期接入中軍大寨喘

息少定與虞姬相見備說漢兵勢重恐難任札不若夜半奔回彭城再整  
兵馬另作區處子期曰適聞傳報漢兵攻破彭城捨虜宮眷陛下再回恐  
為徒行不若乘大營人馬尚有一萬并各處逃回者亦有五萬合共一處  
今夜起身前往荆楚湖襄一帶駐紮威蓄銳尚可恢復舊業不知陛下  
聖慮何如王曰許多宮眷俱在彭城傳來之言未知虛的還欲回取同往  
山東魯郡駐兵相去不遠庶好接濟軍需眾將曰陛下所見甚當隨傳令  
三軍起望東南大路回彭城行至蕭縣遙望東山影上旗幟布列無數人  
馬在彼往來霸王大驚問左右曰此處亦何漢兵之多想天下諸侯俱會  
于此如之奈何鍾離昧曰前有漢兵之阻後有韓信追襲甚急各處諸侯  
又屯兵于是想彭城已為漢得矣陛下不若同臣等領八千子弟徑往江  
東以圖再舉不可恋也於此恐難脫身古人云兵多將累費用不敷係念  
勞心夙遭困憊陛下若不急從臣言海無及矣周蘭曰鍾離昧之言極為  
有理陛下亦當行就霸王性躁大言曰朕自起兵以來所到撲滅今漢雖

項羽至  
此亦有  
寒心

兵多料無朕之敵手何乃棄兵逃遁使諸侯聞之不亦耻笑乎汝等莫隨  
吾後看朕力戰漢將若鋒芒少挫即自殺以示其弱諸將見其性起再無  
敢諫遂調動人馬前進將近彭城忽小校來報彭城四門盡列漢赤幟已  
為漢所得矣陛下不可前進王遂下馬重整戎裝大叱一聲何鷄鳴山發  
到九里山見嶺上一声砲響大旗麾動四面伏兵圍上西北王陵正  
北盧縮東北曹參正東英布東南彭越正南周勃西南張耳正西臧荼一  
齊掩殺金鼓大作塵土遮天霸王左冲右突力敵眾將復有薄昭孫可懷  
高起張倉戚思等五將助殺霸王無懼怯戰二十合刺傷孫可懷馬冲  
一見  
間戰六倒戚思正趕殺間復有陳稀傅寬柴武吳芮自聖女山東谷口奔出攔住  
十餘員  
戰未十合諸將敗走一日之間霸王敵漢名將六十餘員馬未倒腿鎗未  
名將而  
不疲倦  
點地回視楚將曰我今與漢交兵果力弱耶諸將曰陛下乃天神也古今  
正所謂  
威武再無可比日將哺矣陛下可暫安營於此少歇聖体王曰然遂諸虞  
敵首使  
后入帳相見謂曰御妻今日被漢兵圍困一路驚恐姬曰妾伏陛下天威

其寬仁  
諷諭雖  
未定

又得諸將防護心有倚賴志其恐懼又聞陛下  
聖體勞倦亦當安息王曰昔救趙之時九戰章即數日未得飽食尚獲全  
勝今一日之間何足為勞左右聞之莫不駭然周蘭等復近奏曰陛下今  
日雖勝諸將但恐其勢重圍困甚急今晚須防攻劫各營須重守把王曰  
此言正合吾意隨傳令三軍夜各省睡仍令八千子弟俱在中軍左右防  
護命行厨置酒與虞姬夜飲却說韓信見漢將敵霸王不過急召左車議  
曰明日不必與霸王對敵只將九里山大兵四面圍困隨處多設戰車通  
插旗幟相持數日楚軍糧盡在札不定自然內亂四散逃走霸王欲出不  
能欲守無糧正所謂內無糧草外無救軍安得不敗若與對敵霸王英勇  
萬夫難當徒自摧折豈為良策左車曰霸王有心腹諸將與八千子弟相  
從日久豈肯遽然釋散且項王有蓋世英雄奮力齊心冲殺我軍不能抵  
當冲出重圍急過江東再整軍馬元帥又須一二年方得平定不若乘此  
勢重使有奇才妙計者解散其兵一戰而勝之則大事定矣信曰先生之

### 韓信請良商議



言誠為有理但無是以施此計惟子房机變  
最多酒請商議定有奇策隨者陸賈往請不  
子房即至與各相見札畢信曰連日見霸王英  
勇諸將不能對敵又兼其將李布鍾離昧等齊  
心協力八千子弟相守恐一時復出重圍授向  
江東急難取勝夜來請先生求教幸賜一言以  
開茅塞良曰此亦無難但使諸將解其子弟分  
散一人孤立豈能持久且日間項者可擒天  
下可定信曰愚亦如是說無人施此妙計敢請  
先生求教想先生必有奇策幸望明示良曰  
少將下邳遇一異人善能吹簫音調悠揚呂律  
哀切因與會飲而使學之其簫能感慨悲愴樂  
人聞之則樂憂人聞之則憂今當深秋之時草

平本前卷上

不用寸  
共尺鉄  
而以  
短箭吹  
散八千  
雄兵計  
亦巧矣

木零落風初動遠鄉之人情思切也馬於夜靜更聞投鷄鳴山吹之使  
字字為之斷腸句也為之解體管八千子弟不勞元帥張弓矢而可散之  
信伏謝曰先生有此妙藝雖秦女蕭史不能及也良即答札相約已定次  
日遂按兵不戰四边多設戰車增添甲士嚴加巡哨相國催粮接濟著矣  
會山頂上鳴鑼擊鼓以亂軍心再令灌嬰埋伏楚營左右待霸王冲陣即  
出攔阻催報各營一齊攻戰却說霸王連守三日亦未出陣季布項伯等  
入營奏曰即日粮草罄及軍士埋怨倘有交詐之人蠱惑其心必然生亂  
事已到此十分緊急陛下不若領八千子弟等領各營人馬同心殺出  
殺荆襄或江東庶保 王曰但恐兵勢重不能出耳季布曰臣觀八  
千子弟久隨陛下冲鋒破敵最能當先所到之處無不取勝若兵一見莫  
不風靡陛下可領為頭陣臣等保娘也 斷後若頭陣陛下打開後陣自然  
以次而退臣等可出重圍矣王曰尔言甚當隨傳令三軍明日冲殺出陣  
俱要奮力當先勿得退後軍士得令暗地商議我等役軍日久衣襖破綻

當此深秋之時天漸寒冷連日缺粮救死不能何能冲冒矢石至黃昏一  
更之初偶聞秋風颯也木落有聲客思無聊已動鄉関之念衆軍士三五  
成群憂愁切悶忽听高土之上順風吹下数聲簫韻一曲悲歌清和哀切  
如怨如訴透入愁懷感動離情衆軍士聳耳納聽

歌曰

秋深風怒兮四野零霜天高水涸兮寒雁悲傷最苦邊城兮日夜疆  
場披堅執銳兮骨立沙岡離家十年兮少侍高堂妻子何堪兮獨宿  
閨房故山腹田兮孰與支張隣家酒熟兮誰與之嗜白髮倚門兮目  
楚天长釋子啼飢兮泪断肝腸胡馬嘶風兮尚知恋土人生客久兮  
寧忘故鄉一旦交兵兮蹈刃而亡骨肉為泥兮衰草濛濛魂魄悠兮  
方罔知所倚壯志零兮付之荒塘當此求夜兮追思退省急早散  
楚兮免死殊方我歌豈証兮天遣告汝其知命兮勿謂渺茫漢王  
有德兮降軍不殺哀告歸情兮放汝翱翔勿留楚營兮粮道已絕指

此歌一  
字一愁  
一句一  
悲聞之  
能不傷  
心此八  
千子弟  
所以解  
散也

日擒羽兮玉石俱傷楚之聲兮散楚卒我能吹兮協六律我非胥兮  
品丹陽我非鉅兮歌燕室仙音徹兮通九天秋風起兮楚亡日楚旣  
亡兮汝焉歸時不待兮如電疾歌兮三百字上句上有深意  
勸汝莫作詩閑看八耳開心孰當記

楚營軍士聽罷其歌人人涕泣各自悲傷顧相議曰此必天神陛下救我  
等之性命也况楚絕糧遭困軍士悉飢倘漢兵一擁殺來何以當敵不若  
順上天之意乘此月夜逃回侍養父母兩為便益衆曰奈漢兵勢重恐難  
逃出或曰其促住即與同見漢王哀告前情料漢王仁德必不加害衆商  
議定各束行李不由諸將號令四散奔潰而去諸將欲進奏知奈霸王正  
與虞姬寢熟不敢啓請乃相議曰止我十數人倘漢兵探見楚營空虛  
四邊攻殺進來霸王被擒我等性命亦惟自保不若雜於衆人逃走之中  
夜晚不辨彼此得出重圍再與霸王報仇還有生路若同受死生旣無益  
於國家死亦與草木同朽腐豈非愚之甚耶鍾離昧曰諸君之言甚當衆  
以遂棄馬各束行裝亦同衆士逃走惟項伯自留我昔日鴻鴈川救張良  
一死又與漢王結為婚姻何不往投張良求見漢王仍結二姓之好封拜  
為侯不失楚家之後庶宗祀不絕豈不美乎遂仗劍尋問張良營寨而去  
未知如何

### 楚霸王烏江自刎

却說周蘭植楚二將亦相議曰我等受霸王知遇之恩雖死不可捨去彼  
衆人皆是貪生俱死假為巧說猪狗禽獸不如也豈足掛齒我等糾聚楚  
卒見有八百余人守定中軍急請主上醒來捨死冲殺出去以圖再舉若  
天不祚楚或遇難我等一同赴死生則君臣相聚死則魂魄亦不相離乃  
大夾天之所為也二人獨立帳外率八百楚卒守往寨門二人正欲飛

報霸王上已醒披衣而出觀望四壁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  
人之多也蘭楚急至帳下泣曰楚兵被韓信用計遍山吹簫動而散之諸  
將亦皆遁去惟臣等聚卒八百餘人聽候陛下乞陛下乘此潰亂急冲殺

此歌壯  
懷德故

出尚可脫生不然漢兵知楚營空協力攻擊江微將寡難以禦之王聞倏  
竟淚下數行遂入帳中長聲嘆曰天其忘我乎左右亦皆淚下莫敢仰視  
虞姬急起而問曰陛下何乃悲泣如此王曰楚兵將士俱已散去見今漢  
兵攻擾甚急我欲辭汝出殺出去展轉及側不忍遽捨我思與爾相守數  
年朝夕未嘗暫離雖千軍萬馬之中亦同相隨今日欲別恐上之懷常  
感於中不意淚下虞姬听罷相何失声哽咽半晌遂告王曰妾蒙陛下眷  
愛刻骨不忘今不幸遭此亂離陛下欲捨妾長往妾如刀割肝腸豈容遽  
捨遂扯住王袍神泪珠满目柔声嬌語相偎相倚甚難割捨王遂命左右  
置酒帳中與飲數杯乃作歌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驪不逝

驪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姬亦作歌曰

漢兵已畧地

四方楚歌声

大王意氣盡

賤妾何聊生

此婦親作出史  
記釋表

二人歌罷會飲已五鼓矣周蘭相楚帳外促之曰天將明矣陛下可急起  
行王復泣而別姬曰君將行矣尔當保重姬曰大王已出重圍置妾於何  
王曰據尔姿色刘邦見之央晋用料不至殺傷也何患其無地耶姬曰妾  
願随大王之後雖於衆軍中可出則出不可出則死大王馬前陰魂隨大  
王過江葬於故土妾之願也王曰萬軍之中戈戟森然豈達驍勇者尚不  
敢進况尔從來嬌媚又不能馳騎徒喪花容半世青春誠為可惜姬曰願  
借大王宝剑妾假裝男子緊随大王之後務冲出去王遂拔劍而與姬接  
泣而告曰妾受大王厚恩無以可報願一死以絕他念言訖一剑自刎而  
死王掩面痛哭失声悲乎墜馬虞子期見姬自刎亦撞死軍後東坡詩贊  
姬曰

妾本江南女

随君已數年

娥媚双宛轉

雲鬢两婢娟

玉貌傾城色

花容西楚憐

今朝垓下死

刎首落君前

評林前漢志傳



楚王別虞姬

又曰

薄女曾為西魏婦 國亡遽捨事劉君  
 虞姬千載昭青史 烈士霜姿獨出群  
 霸王忍淚策馬與眾將協力冲殺頭陣被灌嬰  
 人馬阻住交戰十余合嬰敗走主亦不追口望  
 別圍冲殺嬰急報入中軍漢王同韓信統大兵  
 分隊追襲樊噲於山頂上磨動大旗八路漢兵  
 一齊圍上曹叅正遇周蘭桓楚斷後急率副將  
 刘賈王燧周從李封截住去路蘭楚回視楚兵  
 止有二十余騎勢已孤立欲敵諸將力不能及  
 又恐被其所獲仰天長嘆曰臣力至此不能支  
 也遂引刀自殺隨從二十余人皆被所害有詩  
 為証

楚漢垓前大會時

八千吹散空歌楚

萬載孤忠昭日月

項王多少隨軍士

雄兵數萬勢將危

双刃臨鋒敢自持

片言大義

誰

却說霸王殺透重圍奔至淮河岸 邊急

軍馬陸續聚有百數余騎又走數里

溪夾路又見四面塵土大起金

往江東田父知是霸王

吾乃西楚霸王欲渡江

當從左路而往王遂

驅龍駒一躍而

合霸王按鎗

勝口馬通一

不思修 德行仁 而欲力 征經營 乃引天 亡我非 戰之罪 不亦謬 乎

圍上霸王不攻 戰輓轉馬向東城而走回顧隨者不上三十數騎自度 不能脫圍又 困之天漸昏黑路小山多樹木叢雜左右曰大王連 日驅馳未得飽食 臣等隨大王萬死一生亦未得食馬俱未沾水草乘此 樹木叢雜 圍在在外大王可到前村尋一民間暫歇半時捱至天明 方好行走况此昏黑倘 奔前進或誤入溪澤中人馬疲乏之甚央誰逃 生王從言徐上尋路遙 小水間灯光微露策馬前進至近視之乃一古 院遂入安歇次早小卒急報漢兵殺到林前請大王可急起前進王遂繫 束衣甲上馬冲出隨後淮嬰楊武呂勝柴武斬歙等率兵追襲行五十至 為江霸王勒馬四望見漢兵四面思不可逃乃謂跟曰吾自起兵至今凡 八歲矣身經大小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一敗遂霸有天下 今卒困於此乃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言未訖漢兵鼓譟大進復圍之數 重霸王又謂騎卒曰吾先殺一將令爾四面馳騎期約至東山之下為三 處不可遠諸軍曰願從大王之命於是霸王大呼疾馳而下斬漢一大將

八

宋王荆 公詩云 勝敗兵 家不可 期包羞 忍恥是 男兒江 東子弟 多蒙俊 捲土重 來未可 知使羽 中將所

揚喜眾軍驚惶退走數里霸王遂與眾騎分為三處漢兵復又圍之霸王 率鎗力戰斬大將李佑王恒殺兵卒數百人呂勝楊武奮怒截殺戰未 合一將敗走霸王一日之間凡經九戰殺漢大將九人兵一千數遂冲 重圍至為江欲渡無舟勿亭長舡舡近岸相待乃謂王曰江東雖小地方 千里大王叛有重名可聚眾得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無失况 今臣獨有舡在此若漢兵至臣駕舡抵中流彼決不能過任王行也王吟 曰天之亡我上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 縱使江東父老憐而王 上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独不愧於心乎亭 長極為之言曰勝敗乃兵家之常昔漢王睢水與大王交戰被大王一陣 殺兵三十余万睢水魚之不流此時漢王独身逃難落於井中幾不能免 遂忍而至此大王 今日之敗猶夫漢也何必區區上以八千子弟而言是何 所見之小耶 圖大者不矜細行王可急渡漢兵將至矣王曰汝言雖 善吾心獨甚有 若漢兵至惟付之一死耳亭長嘆惜不已王以首射人

揚喜眾軍驚惶退走數里霸王遂與眾騎分為三處漢兵復又圍之霸王 率鎗力戰斬大將李佑王恒殺兵卒數百人呂勝楊武奮怒截殺戰未 合一將敗走霸王一日之間凡經九戰殺漢大將九人兵一千數遂冲 重圍至為江欲渡無舟勿亭長舡舡近岸相待乃謂王曰江東雖小地方 千里大王叛有重名可聚眾得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無失况 今臣獨有舡在此若漢兵至臣駕舡抵中流彼決不能過任王行也王吟 曰天之亡我上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 縱使江東父老憐而王 上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独不愧於心乎亭 長極為之言曰勝敗乃兵家之常昔漢王睢水與大王交戰被大王一陣 殺兵三十余万睢水魚之不流此時漢王独身逃難落於井中幾不能免 遂忍而至此大王 今日之敗猶夫漢也何必區區上以八千子弟而言是何 所見之小耶 圖大者不矜細行王可急渡漢兵將至矣王曰汝言雖 善吾心獨甚有 若漢兵至惟付之一死耳亭長嘆惜不已王以首射人

事長之計度江  
養銳行千里今恐為  
主重乘漢其不  
為治乎漢得安  
枕而卧乎  
天奪其魄與一  
劍以泥其亡也  
天命已定人謀  
何為

而不去顧知其長者乃曰吾有此馬騎坐數戰以來所向無敵嘗一日  
行千里今恐為漢兵所得又不忍殺之今賜與公見此馬即如見我也遂  
命小卒牽上渡江其馬咆哮跳躍回顧霸王恋恋不欲捨去王亦大泣不  
能言亭長方欲開渡其馬長嘶數聲望大江波心一躍不知所往衆人大  
驚亭長亦痴涼半晌面如土色遂放舟而去王見馬投江死不已復同衆  
軍步行持短兵與漢接戰又殺數百人身亦被十餘鎗忽於漢將中見大  
將呂馬通曰尔非吾故人乎馬通近前側視不敢正面恐被短兵所傷乃  
言曰臣天大王故人不知大王有何相屬王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賞萬  
元侯吾與尔舊有恩德可取敵功遂拔劍自刎而死時大洪五年十二月  
烏江自刎年三十一歲後唐宋諸賢有詩曰

争帝圖王勢已傾

八千兵散楚歌声

烏江不是無船渡

耻向東吳再起兵

又曰

不脩仁政枉談兵

天道如何向力争

隔岸故鄉歸不得

十年空負拔山名

却說漢將呂馬通等五將持項王頭見漢王王起身視之面目如生乃泣  
而言曰吾與王曾拜兄弟后圖取天下遂與王有隙然王雖虜太公吕后  
恩養二年稟未敢犯此古烈丈夫之所為也吾突不能及焉不意王今死  
矣吾甚惜之左右聞之亦皆泣下王遂傳令立廟于烏江命有司四時享  
祭由是楚地悉年人民歡服

高皇帝即位封功

却說項伯離楚營投奔張良七因見大兵擾攘未敢啓奏今既滅楚事已  
平定遂引朝見漢王曰項伯前日楚歌散兵之時即來投臣左哨臣念伯  
故舊又兼鴻鴈有功遂置住營中不敢擅專今故引見乞賜收録王曰  
項公累有大功又是至親我正欲尋訪不意不奔自來相見深合我心遂  
封為射陽侯賜姓劉氏伯謝恩而退楚滅天下大定獨山東魯國未下王

楚王為江自刎

項王仗禮  
義之國  
也以項  
羽執義  
帝一大  
頭腦激  
之人人  
憤其戚  
義非信  
方且視  
漢為尋  
罪之至  
矣信滯  
不服



問張良曰魯小國也不足掛齒且起兵會討河  
南建都良急止之曰大王未可班師魯國雖小  
隱伏後患王若置而不論他日復起于戈大王  
悔之晚矣王即悟曰若非先生之言幾忽畧此  
事遂起兵徑趨山東果見魯城四門緊閉遍豎  
旌旗分兵四面圍擊數日不下但聞城內絃歌  
之聲洪王急躁欲多設火炮火箭極力攻之張  
良諫曰不可魯乃周公之后禮義之國孔子生  
於尼山為萬武帝王之師天下瞻仰今覩大王  
兵臨城下尚聞絃歌之聲為主死節豈可以勢  
力強之耶大王但以項王頭號令城下示以大  
義彼自順附王徒言令取諭之曰項王放殺義  
帝大肆暴虐洪王倡會諸侯兵為義帝發喪除

此殘逆今楚已滅矣魯何不降是逆天不知大義有愧聖人之教父老聞  
言遂同諸儒開城迎入漢王進城安撫百姓畢令將項王屍首以魯公禮  
葬於穀城東十五里亦命有司立廟享祭次日即傳旨令眾諸侯各調本  
部人馬還國去訖其餘文武將士及赴洛陽听候論功行賞王思韓信所  
居齊地七十余城國大權重恐為後患惟楚偏於一隅為荆楚之地一時  
起數十萬甲兵亦難湊辦較之齊地強弱相去甚遠遂召信撫之曰吾自  
得將軍以來累建大功此心終不能忘但恐將軍功高權重為小人所忌  
嫉則不能安其位矣似非我所以待將軍始終之意將軍可封還將印就  
鎮守楚地以安人心保全君臣之義為萬世子孫之業不亦美乎信聞王  
言知所措遂將元帥印交還其大小將士各退回本營總聽漢王分處信  
復奏王曰齊國蒙大王封賜日久今一旦改封恐非所宜漢王嘆曰將軍  
誤矣昔楚漢交兵人心未定齊地乃又復之國故令將軍鎮守今天下大  
定四海一家魚不可脫將軍淮陰人封將軍為楚王即以公母之邦為

項滅朱  
寒而信  
即改封  
何者帝  
誠有以  
疑之也  
疑生相  
上則不  
至於詠

言本前漢書卷之六  
也 鋤不已

將軍食采之地最為相宜將軍勿得視為輕重也信復將齊王印交還耻受楚王印赴楚支國差人尋訪漂母並辱已惡少年旬日內俱至拜伏地  
下莫敢仰視信令左右賜漂母以千金母拜謝而去召惡少年授以中尉  
少年曰向者愚陋粗鄙不知大貴畏犯麾下今蒙不即加誅已領洪度何  
敢遽受封賞信曰吾豈小丈夫之所為哉懷私忿以為報復徇德怨以為  
喜怒耶汝其領受勿致多辭少年遂謝息而出信因謂左右曰此壯士也  
方辱吾時吾若殺之何乃有今日吾遂忍而至此是少年助我以建功也  
吾之所以封少年豈徒然哉左右曰大王賜漂母金封惡少年官非人所  
能及也後有詩曰

漂母當年一飯哀

英雄得志片雲裁

淮陰惡耻皆忘論

千載薰名並斗台

大漢六年正月趙王張耳楚王韓信等率文武將相請尊漢王為皇帝漢  
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群臣皆曰大

王起自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封為王侯今大王不即尊  
號何以示信於天下臣等雖以死守之必願大王加尊號也漢王三讓不  
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幸相與有益國家者為也於是十二月甲午漢王  
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文武群臣朝賀山呼車遂設宴封功臣大赦天下

按鑑太祖高皇帝乃堯之後人也祖為帝堯孫生而有文在手曰劉  
累因以為名能慶龍事受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鬲氏在周封為村伯

其子曰溫叔奔晉為士師士焉士生成伯缺士生士會適秦歸晉

有子晉於秦自為劉氏生明士生遠士生陽士十世孫獲仕魏為大

夫秦滅魏徒梁生清居沛生仁號士生端士生高帝姓劉名邦字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大雷晦冥父

太公往看見交龍於其上已而產帝隆準龍顏美鬚奇髯左股有七

十二黑子也為人豁達大度寬仁愛人不事家人生業及壯為泗水

亭長嘗徭役咸陽縱觀秦皇帝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遂以布衣

起兵破秦滅楚五載而成帝業在位三十二年壽五十三而崩葬長陵山按盜法無高以為功最高以為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

夏五月帝置酒洛陽南宮宴賞群臣酒行數次帝曰列侯諸將毋得隱諱皆言其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

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

幄之中央勝於千里之外吾不知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

吾不知向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一取吾不知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

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

也群臣拜伏曰誠如陛下所言遂復各飲君臣宣暢甚相歡洽韓信乘帝

喜固奏曰臣昔日背楚入褒中路經棧道有樵夫指路臣恐楚兵追及遂

殺之臣得以立功報陛下也後至孤雲嶺四脚山遇義士辛奇隨臣代楚屢

有大功值廣武大戰陣亡至今未有封賞敢奏

陛下乞將樵夫立祠命有司享祭贈辛奇官以

及子孫此陛下恩被枯骨湯武之大德也帝曰

非卿所奏朕豈知之哉失此二忠良也群臣辭

出次日帝傳命急為樵夫建祠致祭贈辛奇為

建忠侯子孫世廕奇之後也奇之張良奏帝

### 張良請立韓後



良請立韓後一節始終為韓之意凡此

高帝大封同姓所以啓後米七更變

張良之意為

王陵奏帝為母立祠帝曰卿母大賢

知朕終有天下即立祠月給香燭命有司致祭

至今陵母祠遺跡尚在徒衡山王吳芮為長沙

王都臨相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燕王臧荼俱

如舊大封同姓劉賈等皆為王封功臣肖何等

二十余人俱為侯其餘有爭功不決往亡坐沙

封雍齒 一事子 房可謂 因事納 忠以轉 辨君心 者矣

中偶語帝登高望見甚疑之乃問張良上曰陛下用諸將以取天下今所封者皆親交所誅者皆仇怨因恐懼不自安欲相聚謀反上曰柰何良曰陛下平日所甚憎惡與群臣所共知者為誰上曰雍齒良曰急封雍齒為侯則人心定矣帝從言即封齒為十萬侯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其無患矣於是群臣悉定良又奏曰群臣志向已定惟田橫逃於海島恐為後患陛下當除之上曰以先生之言當以何策處之良曰田橫齊之義士遠逃海島靜觀強弱其志不小陛下若遣兵征進洪濤萬頃勢若滔天一時遽難取勝以臣愚見差人賈明詔陳說利害赦其罪而召之仍謂復齊之後以存田氏彼聞復齊之後必慕德而來橫可致也不然徒費甲兵橫豈可力致哉帝從言於是差上大夫陸賈賈詔往召而去却說田橫一日與諸將會飲間忽聞漢使至先著人拒住寨門陸賈乃諭之曰漢王平定西楚天下歸一獨汝主未附特詔曉諭作速出寨相見勿得抗拒橫聞賈言即出迎入開詔听讀 詔曰

朕聞夷齊耻食周粟而武王卒有天下介子推不欲事秦而秦卒霸一國田橫雖居海島終為漢土獨能超出人間而與夷齊介子推齊名乎否則可速來大則為王小則為侯求保田氏不失宗祀不亦愈於遠處海涯與魚鱉為友乎如執迷不反率兵而東身為俘馘滅絕田宗其愚甚矣故茲詔示想宜悉知

橫讀詔令侍陸賈因相議降漢左右曰不可漢帝外寬而內實嚴量大而心實刻大王逃居海島久未賓服今遣使賈詔而來就然往見倘帝一怒大王欲從而不可欲歸而不能那時悔之晚矣不若嚴加防備沿海多設營寨預備火箭火砲吾輩齊心協力與大王把守料漢帝雖有雄兵百萬臨此洪濤巨浪豈敢犯乎大王得以擾濟坐觀強弱豈不快哉橫曰不然吾與諸公相處於此未有恩德相及倘漢帝召我不去必率兵而來乃勞諸公親冒矢石或一時不勝使諸公遭罹兵革吾實不忍遂領二客同陸賈乘船至洛陽相離三十里因自思曰漢王昔殺齊君吾因而逃居海島

今漢已有天下召我至此我若悅首歸降受其封賞大丈夫不能報主之  
仇而北面屈膝以事他人有何面目立身於天地間耶遂乃自殺而死二  
客同陸賈收橫屍見帝上深加嘆惜以王禮葬於洛陽城東召二客封為  
都尉於是二客出相謂曰橫之自殺一則不欲事漢一則恐五百義士遭  
漢圍擾遂乃自殺真大丈夫之所為也吾二人豈可苟圖富貴而不死其  
難乎遂穿橫塚傍自刎而死帝聞知大驚曰橫自殺固難二客穿塚同死  
則尤難也橫得人心如此恐海島五百人素受其恩知橫自殺必將作亂  
感之也 吾於橫 乎有取 急差人人海島召其投降五百人聞橫自殺遂皆相向痛哭曰大王為我  
寺赴漢而死我寺独求生於此乎遂皆自殺而死漢使見眾人仗義死節  
如此急歸見帝具奏前事帝益驕曰天下何有如此尚義之士古今之所  
難也遂差人收五百屍埋於海島後人有感橫之義遂名其處為田橫島  
至今有田橫廟有司四時享祭史官有詩曰

遐流效死平生志

屈志何顏更事人

一德感人應有素

百夫從義古稀聞

生前誤應關中召

死後難歸海上群

心不漢臣身漢主

千年遺恨洛陽墳

帝曰田橫久居海島吾甚患之今特自殺除朕心腹之疾矣但季布鍾離  
昧不知潛於何處首朕睢水之敗彼一人甚寤辱我遂傳旨有能訪獲者  
予千金匿而不出首者其罪同於是各處張掛榜文而去未知如何

高皇帝偽遊雲夢

却說季布初藏於成陽周長家長因帝購甚急乃謂布曰漢求將軍甚急  
倘知藏匿吾家非謂負累吾族亦且無益於將軍今特請將軍從長計議  
布曰賢公無憂我自有掩飾之計遂將頭髮先行割去鉗首為奴自賣與  
魯國朱家朱家見布雖鉗首為奴而卒止動靜與俗不同心知其為布也  
忽一日喚而問曰汝乃楚將季布今帝頗詔購汝甚急今匿吾家恐累族  
欲將汝投獻洛陽汝以為何如布曰其實楚季布也因埋各鉗首為奴自

既赦其  
罪又拜  
之官不  
以私怨  
棄天下  
之才高  
帝此奉  
與唐太  
宗赦屈  
突通同

賈於公家公遇我甚厚今漢既求公可執而見帝如得千金之賞乃我所  
以報公也朱家嘆曰我豈陷人於死而求千金之賞耶縱得大富心實不  
忍吾有一友人憂侯嬰見在洛陽與其白幼交厚吾為子往見之救如性  
命如何布謝曰若明公肯救如此所謂生死而骨肉者也朱家遂往洛  
陽見滕公禮畢公令置酒相待朱家因說曰季布何罪而帝乃求之急耶  
嬰曰昔嘗救楚景帝以此求之急耳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戰耳今上始  
得天下而以私怨一人何示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不比走  
胡必南走越此弃壯士以資敵國也公可言於帝赦布以廣求賢之路則  
天下之士莫不延頸願為臣矣於是滕公入朝見帝具奏所事帝曰布數  
窘辱於朕安得無罪嬰曰季布各為其主此時惟知有楚而不知有陛下  
此正布之忠心使漢臣皆亦如之陛下又何患其天下之不大治耶帝曰  
如卿之言布既無罪鍾離昧亦無罪也遂頒赦但許投見照還舊職公回  
見朱家具說前事朱家大喜拜謝回曾見布備一告知布甚喜拜謝即赴

漢帝封季布官職



洛陽投見漢帝帝曰汝四海無家一身髮首何  
遠遁不早見朕乎布曰國破君亡恨不能與霸  
王同死烏江何面顏以見陛下帝曰汝當將何  
窘我太甚布曰臣報效於楚惟恐窘陛下不甚  
帝嘆曰可謂忠矣遂授以郎中布叩首拜謝而  
出左右進言曰季布既來投見獨鍾離昧尚不  
知所往帝曰昧為楚之名將勇冠三軍才智不  
出范增之下若晉之終為後患當急為朕捕之  
左右傳布曉諭洛陽內外遍尋訪問忽見一人  
布袍草履遊於洛陽城下見左右大笑曰量一  
鍾離昧何足為慮吾有一大事欲見帝之言但  
無人引進左右見其人異常又聞語言不同即  
入內具奏帝前帝令召見其人即趨而進見帝

要敬此  
說善審  
形勢而  
高帝所  
之能受  
及言

俯伏于地帝曰汝何人氏今欲見朕必有奇議答曰臣乃齊人姓婁名敬  
因陛下都居此地臣特一言上諫昔霸王不從范增之言捨關中而都彭  
城後韓生極諫遂遭烹項王以此失天下今陛下建都洛陽固非彭城可  
比然陛下之意必欲與周室比隆也帝曰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不同周  
自始於后稷積德累仁數百年至武王伐紂有天下及成王即位以洛邑  
為天地之中四方諸侯納貢述成道理相均有德則易以興無德則易以  
亡故周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謂德  
薄乃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自曹沛卷蜀漢而定三秦與項羽戰荊陽成臯  
之間大小七十餘陣使天下之人肝腦塗地傷夷未起而欲比隆周室臣  
竊以為謬矣夫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日  
也夫與人聞不益其亢而拊其背未能以全其勝也陛下若捨此而必欲  
都洛陽倘他日或勢弱不能以制天下使諸侯阻關中之險則秦政項籍  
之強可立見矣此天下大事臣為陛下言之所謂萬世之業子孫不叛之

帝曰  
之言即  
日車重  
抑長安  
此正悟  
心卒之  
言斷據  
主之情

基也帝乃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周室建都洛陽數百年不衰始皇都咸  
陽不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殺澠倍向洛其固亦足恃也帝又問  
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敵函有陸蜀沃  
野千里阻三面而固獨一面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之  
言是也於是帝從敬之言擇日車駕遷都咸陽號婁敬為奉春君賜姓劉  
氏頒詔天下大設筵宴犒賞群臣盡歡而散一日帝獨坐後殿因思鍾離  
昧久不來見恐包藏禍机終為後患次日召群臣問曰鍾離昧久不投見  
汝等獨無一人知之者李布出班奏曰臣當特與昧逃時曾言與韓信舊  
交甚厚欲投彼處截避但不知是否帝聞愈加憂疑召陳平問曰韓信隱  
藏鍾離昧必有深意欲差人尋訪的實捉來以除後患但不知何計可獲  
平曰此事不可太急亦不可少緩急則必轉移於他處恐難捕獲緩則養  
虎成患終必生亂陛下須差一心腹之人假託別事暗行体訪如果在信  
處用言調探令彼自殺庶為善處帝即差隨何往柳州修造義帝陵寢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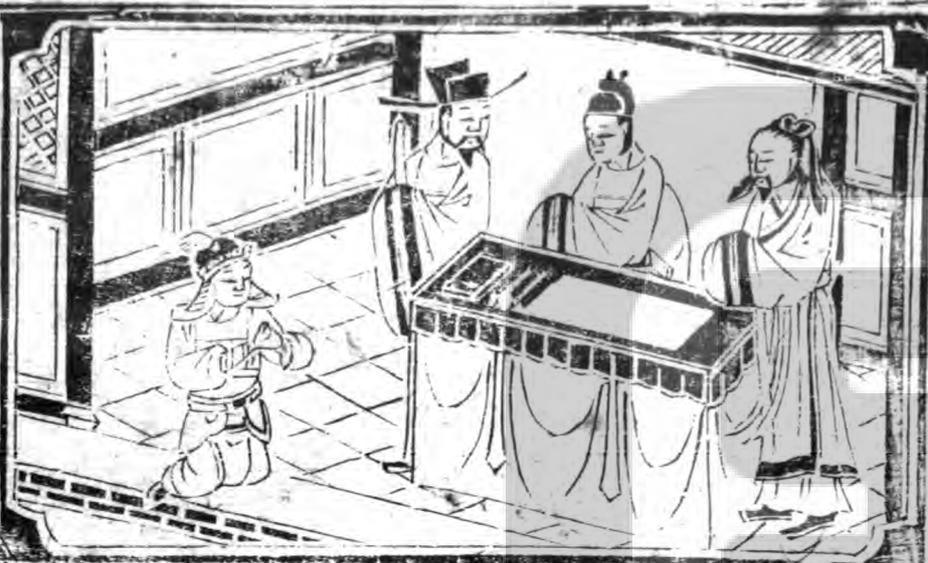
路過西楚見信探其虛實何領旨即往投見札單備將赴柳州之事告知因轉一訪信甚喜設酒相待信問問朝中大小事務隨何一一告知見其左右無人遂近附耳曰前有人告大王隱藏鍾離昧在府漢帝乃叱之曰楚王受一國之封豈有容叛臣之理帝雖不信而左右俱有譴言又聞季刑說鍾離昧曾約會大王廢隱藏今滿朝人盡知之惟肖丞相極言懇護帝尚猶豫之問耳愚受足下知遇之恩不敢隱諱特此為足下言之足下當急為之處庶塞人言也不然恐事一泄足下徒重友道而難免負國之名開國之功遂成益餅足下其熟思之信聞何說無言可答深自懊悔徐而言曰擄大夫之言必何如可以决帝之疑塞衆人之口何曰惟殺鍾離昧獻上咸陽則自然無事矣信曰鍾離昧乃我數十年故舊何忍殺之何曰足下若重友道而輕國法禍不旋踵矣信曰大夫之言是也容吾思之於是隨何別出信急至後花園小閣中見昧具道前事昧曰將軍必何以處我信曰惟遵國法將子首級獻上庶我無禍矣昧曰我若子漢帝尚不

敢害將軍我若亡必隨手殺將軍矣信沉吟不決遂有不殺之意何往數日見無動靜即密差人馳書回報帝遂辭信赴柳州而去却說帝一日設朝與群臣議事間忽左右報有人告机密事見帝上召入其人奏曰韓信有封楚之後奪民田以葬父母陳兵馬以擾郡縣藏楚亡將鍾離昧不行出首又懷異志實欲謀叛臣体訪的實星夜飛報陛下急早除之帝聞奏召陳平寺曰韓信恃功妄作此時本欲擄齊以圖大事後因改封於楚心實怨謗今觀隱藏鍾離昧不行投首愈見有謀叛之意群臣聞帝言各奮然欲往擊之陳平因進言曰不可韓信非他將可比所居之地正當淮蔡之衝帶甲數十萬倘一生變其勢不可當豈特項王之強而已哉汝諸將持一時不平之氣欲與韓信爭衡吾知不戰則已戰必取敗帝曰如先生之言當何以處之平曰以臣愚見韓信常以智擒不可以力取帝曰其智安在平曰韓信變詐百出人不可測惟陛下偽遊雲夢可以擒之耳蓋古者天子按四特巡狩隨東西南北各有所適以觀民風陛下命駕出遊

此本見得沛公不當以詐變信陳平不近居而

失之矣  
所以  
會危

雲夢會諸侯於東楚西界傳制如出巡有不至者命將統兵伐之韓信聞  
陛下駕幸東楚必出郊候駕荷謁見之時陛下隨令武士擄之比特一人  
之力耳不尤勝於諸將勞師動衆以決勝負而帝聞其言乃降詔告東路  
諸侯朕於庚子六年冬十二月駕幸雲夢會諸侯以省方觀民欲采四方  
風俗者為令典以示天下如有不至者命將統兵征討於是帝領文武出  
巡會諸侯於陳信聞知帝有意於已遂至後花園見鍾離昧備說前事欲  
殺予獻上以飾我罪此不得已汝亦不可怨恨昧曰將軍不可自誤今日  
殺吾不數日即殺將軍前日之言非給將軍也信曰寧帝負我上決不隨  
於叛也昧乃大罵曰勝夫何乃無情如此全不念昔日之義恨我不見汝  
死之日耳遂引刀自刎信遂將昧首往雲夢見帝帝曰鍾離昧隱藏許久  
見朕出遊雲夢事机已露然後來見非汝本心殺昧也喝令武士將信擒  
下信大呼稱屈帝曰汝何稱屈信曰臣乃陛下開國功臣無罪而縛之豈  
不冤屈帝曰汝葬父母而侵奪民田使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怨聲載道非



帝問信罪

所以藩屏王家其罪一也無事陳兵出入以示  
威武使四方見之者莫不寒心其罪二也鍾離  
昧為楚臣爾無故隱藏於家意圖為心腹瓜牙  
其罪三也有此三罪反狀已露以此縛汝上復  
何說信曰葬父母陳兵出入隱藏鍾離昧三事  
皆有分辭臣昔布衣時最貧窘父母死無葬地  
偷殮於他人地上今受封王爵正欲榮顯父母  
遂起造墳墓相隣民地修築牆垣未免少為侵  
占臣初不知非敢有意侵奪之也陳兵出入非  
敢無事擾民蓋為陛下初得天下楚之余孽尚  
存若不示其威武則人心不知畏懼恐復生亂  
臣時常領兵出巡正欲為陛下除殘賊以安地  
方耳鍾離昧與臣舊交甚厚臣在楚時項王屢

欲殺臣深得昧救免臣不敢背德以此隱藏於家正欲面見陛下開陳其  
賢欲期留用今聞陛下听信讒謗遂不得已殺之投見陛下臣無他意何  
為有罪帝曰汝昔日伐齊不顧鄰生說降之功必欲矯詔得齊而求假王  
汝意已有擅專之僭後朕被楚兵圍困成羣屢次求汝坐觀勝負更無救  
援之意既改封於楚終日快上不樂汝心反復不定終必作乱今朕出巡  
雲夢知汝必來相見就此擒之汝有何說信聞長声嘆曰誠如人言狡兔  
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帝猶豫不  
決遂收楚王印仍縛載於車後而还次日群臣朝見畢大夫田肯上言曰  
陛下得韓信治關中以成不世之業其功甚偉乃聽人言偽遊雲夢械繫  
信以歸臣見之不敢諱且關中乃秦形勝之固帶山河之險懸隔千里持  
戟百萬秦得自一焉地勢便利向下而臨諸侯猶若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大齊地東有琅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北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  
地方二千里戰戰百萬懸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二國皆信之功今

滅楚與

劉信之

功亦偉

矣及其

被說曾

無一人

訟其功

者良平

諸人亦

是坐視

成敗不

有甲首

二臣信

幾不能

保全矣

陛下坐享秦土他日皆封親子弟以為齊王却乃聽人言而欲誅信臣以  
為陛下甚暴息也帝曰大夫之言誠為有理但信又懷異志恐終為乱朕  
心不能無疑田肯曰陛下如疑信但使住居咸陽不段兵權則自然無他  
慮矣帝從其言即差人押信入內釋放面諭之曰將軍自背楚歸漢朕第  
壇拜將付以重任朕待將軍不薄後封齊改楚受封王爵報功之典可謂  
甚厚不意將軍乃蓄養楚臣意在他圖今繫縛於此本欲重賞念開國元  
勳姑免其罪仍封為淮陰侯立子刘肥為齊王信知帝畏其能多稱病  
不朝蓋羞與絳侯等同列也一日帝嘗從容與韓信書論諸將能將兵多  
少復自問曰如朕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信  
曰臣多上益善耳上笑曰多上益善何為上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  
善將將信所以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正話間忽大使  
報韓王信因匈奴攻急遂同謀叛侵占太原白土相上馳名曼兵臣王黃  
等議立故趙將趙利為王聚兵三十萬搶虜郡縣民不安生乞請陛下發

相君之

皆不過

封侯則

生之言

若持左

兵勦除帝開奏急... 遣將徑往... 兇朕須親... 猖獗美於是預差十千... 三十萬大將曹叅樊噲... 盧縮等二十員御駕親征未知勝負如何

新刊京本繡像二十四帝西漢通俗演義卷之六終

